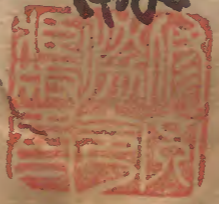


成島謙侯卿著
塚本明毅校

南山史

明治十四年
九月官許

修文協會藏本



刻南山史序



今茲辛巳二月吾儕同志者創
設修文社將以印行著書之者
益于世者蓋今之鏤版問世者
大半逐時好以網利而已故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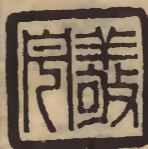


益之書而其傳未廣者非魯魚
承訛沒其苦心則蟲絲鼠矢致
不可讀著者之冤豈可勝言哉
於是胥議選其始刊行之書則
曰成島稼堂先生南山史矣選

其任校正者則曰塚本寧海君矣
余猶記少時在昌平黃君嘗披
此書於案頭相共慨然論古今
達旦不寢蓋其所嚮非一朝一
夕之故也嗚呼先生之此書為

信史而有益于世固不待言而
君校正之足取信亦無容疑焉
明治十四年十二月

敬宇中村正直撰



史莫貴乎信惟信故能傳然非攷稽之精
斷定之審安能得信哉成島君稼堂嘗蒐
輯南朝六十年明良忠烈事蹟作南山史
體仿紀傳謹嚴有法具見苦心夫史莫詳
乎常史而其絕筆於南朝蓋有微意然後
龜山帝直承後村上帝以爲南統三世則
新葉集有明文可證而常史但採高野山
斷簡及花營記傳聞之語遂列長慶帝於
本紀他無所攷證後人乃率信之以帝爲

繼統之主可謂舛矣。今稼堂君獨不取之，斷然於本紀削之。夫疑譎相襲，遽難辨析者，能精攷審斷，而傳信綜實，最足以見其用心之深識見之遠矣。其自稱曰別史者，蓋謙也。其意則專在糾常史之謬而已。豈可視爲一家私史哉。頃者修文社將刻是書，余謂帝統之事所係非細，尤欲其信之必傳，故茲特揭其旨，遂校正以還之。

明治辛巳十一月 寧海塚本明毅識

南山史自叙

叙曰：難矣哉論史于南北之際也。水藩之史以_南爲正，而今之天朝乃非_北統乎。以_北之臣民仰_南爲正，猶_臣而貳其主，其可以爲教乎。就令其以神器之所在定皇統之攸歸，至_{南北}講和後，_山授器于後小松，而后以_正歸_南，先是_北朝五主五十餘年，事悉廢而不用乎。今之天朝以_南爲僞，而不敢奉其號，用其爵，獨至皇統，則與_南爲正，此一人之私言，而非天下之公論也。名雖正而實違，禁其小而與其大，豈理也哉。彼史斥足利尊氏曰_叛曰_賊，而列其傳乎將軍，何哉。夫尊氏之獲罪于_南，孰與源義仲，義仲以一犯禁，殿擯入_叛臣，尊氏乃燔_王都_幽天子，弑_儲副_善諸_王，其罪倍蓰，而聽其爲將軍，此何尊氏之幸，而義仲之不幸。史者將以勸善懲惡，果然此教亂臣賊子，以遂其非，而大悖春秋褒貶之旨也。然

則斥尊氏爲叛爲賊而黜其將軍乎尊氏之任征夷乃出於北朝之命北朝爲尊氏之所擁立而其命又今之所奉如何可廢乎故曰難矣哉論史于南北之際也我請擬彼南北之史而論之彼宋齊梁陳之相承而授受猶我南也魏齊周隋之特起而開國猶我北也雖似南正北僞然至隋文以北伐南混一字內則不得不與之以正我北之建雖由足利氏而皇統較南更爲長嫡矧又聖祚連綿傳及無疆則安得指之曰僞曰閏哉彼之作史編年則係號于南而北附焉正史則南自南北自北各別成書此其並行不悞寔爲得體記我之南北亦遵此例則各實穩當庶幾乎其可矣若欲合爲一書抑此與彼則義例竟不得立也此南山史之所由作也抑我慕朝之於南大有關係焉恭惟德川氏之先公以新田氏之族舉義討賊效忠乎南廷厥後遭南北講和足利氏之

滋熾新田氏族誅鋤殆盡茲時後嗣數公亦流離奔竄會厄瀕危者屢矣天運循環維嶽降神迨我烈祖之勃興遂克撥亂反正開大一統之業於數百載之後於是乎新田諸公之精忠大節炳焉明宇宙而足利氏乃脩乎雲散漸滅嘻天定之理其可怖焉耳矣故凡在慕朝臣僚欲識祖宗發祥之淵源則南廷之事其容闕研索此亦南山史之所由作也有此二義而後此史之編我豈得已哉顧慙資匪三長猥任筆削蒐羅舊聞於旣晦勒成卅卷之私編極知文陋體駸挂漏非一不足以揄揚南廷之懿徽而發揮忠義之勳績也然其抽毫報國之微志則罔敢讓于昔時操戈陷陣之徒云爾

編南山史凡例
一帝紀首叙聖誕幼儀立王拜任立儲受禪即位至明年擡書
一新號以正居元一如正史恒例惟後醍醐紀自元應元年即
位至延元元年南巡中間諸事層々連叙至二年始擡書以
標在南蓋此書端主南巡以後故從前諸事惟提其要以見
至南巡之起本也
一後龜山登極擾亂禮闕間年改號正平廿四一年仍承前號
今亦遵舊擡書同於佗紀改號
一紀號下分書北號蓋以北號舉世所熟而南號反勞檢閱也
一後村上紀正平六七兩年以復京反正舉行四方拜以下諸
典每舉必書一則喜其復舊一則嘆其忽廢
一紀中載和歌猶史記漢高紀載大風歌項藉紀載虞離歌漢

編南山史凡例

- 一帝紀首叙聖誕幼儀立王拜任立儲受禪即位至明年擡書
- 一新號以正居元一如正史恒例惟後醍醐紀自元應元年即
- 位至延元元年南巡中間諸事層々連叙至二年始擡書以
- 標在南蓋此書端主南巡以後故從前諸事惟提其要以見
- 至南巡之起本也
- 一後龜山登極擾亂禮闕間年改號正平廿四一年仍承前號
- 今亦遵舊擡書同於佗紀改號
- 一紀號下分書北號蓋以北號舉世所熟而南號反勞檢閱也
- 一後村上紀正平六七兩年以復京反正舉行四方拜以下諸
- 典每舉必書一則喜其復舊一則嘆其忽廢
- 一紀中載和歌猶史記漢高紀載大風歌項藉紀載虞離歌漢

書武帝紀記作某歌使人諷咏想像當時諸傳載歌者亦皆
做之且係和歌于本文冗似傷體故作分書
一百僚拜除卒殉勿論世臣武臣及爵位之崇卑凡名聲顯赫
者必書之南事多佚苟有依據詳錄無遺他皆准之
一光明以下五帝稱北主其崩曰殂蓋遵南北史迭相貶損之
例主客之體不得不然
一北朝事蹟雖出於彼而有關於我則書全然北事固不須書
一臨時祀典若後醍醐之祈霽于丹生河上後村上之授神位
于敢祠津島後龜山之祈禳敵于天川皆書其餘則否
一歷朝之忌辰冥養寺刹之創建落成及以某寺爲勅願寺納
某經於某寺之類皆書
一歌合歌宴皆書罔遺以見行宮君臣雍容廣和猶有昇世之

典型也

一災祥之類其係南地者書不然則否
一宗良親王之撰新葉集勅准官修固在所書其佗長慶法皇
之撰仙源抄源親房之著職原抄神皇正統記釋慈倫之獻
神風和記道祐之刻魯論悉書使知南廷雖微而文獻足徵
也
一後闈傳上自正嫡下至嬪嬙具載焉水藩史叙辨內侍於正
行傳叙勾當掌侍於行房傳今皆收諸後闈中若伊賀局惟
事后宮則附乃父傳後
一水藩史分皇子皇女爲各傳南廷皇子除四王外寥寥無事
可記故合爲一傳且其次叙依據南帝系圖南朝紹運錄旁
用先輩諸說

一南北和後皇族屢起以圖恢復入諸皇子傳則繁枋傷體故特立一傳以次皇子其義則叙中論焉
一諸臣傳分世臣武臣者所謂公武種性區別勇怯懸殊同之則彼此混淆蔑以辨識故權立一稱以別武臣世臣者世襲仕朝之謂也
一史官判官及僧祝之徒合爲雜傳以置卷末附以隱佚之流以其非世非武擾雜匪一也
一余初欲做晉載記唐藩鎮傳置貳臣傳於卷末以錄赤松則村細川清氏桃井直常等貳屬之徒既而思之若爲若儕立傳則尊氏義詮直義直冬亦皆降我者其傳安容闕則浩無紀極故從割愛此書端主南事諸臣亦取其純節者若要知北將履歷則就水藩史而見焉可也

一藤原氏皆略書藤某從公卿補任書體又姓名顯著義貞義助尊氏義詮之類夫人所諳不必揭新田足利字他皆做之
一官名大納言中納言不必揭權字左右近衛大將及中將少將亦不必揭近衛字他官准之
一此編端據水藩史立稿然亦必就原書一夕照校期允當而止但彼正史也此別史也彼主蒐羅無遺此主簡淨易曉故文多從刪事反要增竊取新唐書所謂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之意云
一水藩史外新立傳者二曰皇胤傳曰世臣合傳補入各傳者五十餘人源親房傳補顯國世臣第九補光顯家綱具忠持定家定實寬武臣則新田義宗子義則楠正家大塚惟正楠正勝光正行康橋本正員正茂正高菊池傳雖不別立傳據



菊池傳記歷代鎮西要略增修為多名和傳補高重源盛外此金持廣榮河野通直葉室親善小貳冬資千葉胤定清原賴元賴治伊達行朝政宗田村輝顯則義關宗祐下妻政泰二階堂時藤小山義政又土岐賴兼傳補舟木賴夏賴尚井伊直朝原某蜂屋某岸和田治氏八木遠盛新田族中世良田滿義義政大島義政桃井尚義雜傳伊賀兼光富部康連廣橋經泰源康村康方中原章興僧巫則宇治惟澄度會朝棟僧忠雲賴意道祐隱士松翁合皇胤世臣二傳無慮得八十餘人庶幾發潛闡幽使義鬼吐氣於泉下也

一南山諸記皆係追輯南方記傳寢為近古間足採用櫻雲記次之但二書不注出典全難依據南朝編年紀略粗雖具體取捨未精且逞其臆斷傳會非一而以其人居大和憑吊搜

討故有舊聞遺事間資史傳南山巡狩錄乃據紀略屬稿網羅宏富頗為大成然其急於成書校查未覈或有一事疊載者有誤解古牘者今哀以上諸書彼此參稽其俱有據者則採之端載一書無外可徵則不採

一水藩史每注出典足見取捨之正而讀者反患其斷續散渙文脈不貫此書主通覽易見不必一々分疏至不得已則注案文以釋其故欲見出典具注稿本或其奇聞異傳有資本編則分注各條以備考證

一中山信名著關城書考攷證精確於東北諸人事蹟最詳多從採用信名又據巡狩錄草南巡佚史稿未具而歿其殘稿有可徵則間採錄之

Faint, illegible text in a large rectangular frame on the right page.

徵用書目

增鏡

- 神皇正統記
- 皇年代畧記
- 和漢合符
- 如是院年代記
- 立川寺年代記
- 鎌倉大日記
- 承久記
- 元弘日記裏書
- 光明寺殘篇
- 異本太平記

歷代皇紀

- 續神皇正統記
- 東寺王代記
- 和漢合運
- 大乘院年代記
- 天地根元歷代記
- 神明鏡
- 保曆間記
- 建武記
- 太平記
- 難本太平記

有
地
徵
書

梅松論
關城書
吉野事書案
船上錄
明德記
永享記
應仁記
豫章記
赤松記
細川賴之記
鎌倉大草紙
吉續記

花營三代記
關城書裏書
細々要記
伯耆卷
應永記
嘉吉記
應仁外記
富麗記
上月記
勢州四家記
喜連川判鑑
園大曆

後愚昧記
薩戒記
康富記
建內記
公卿補任
皇胤紹運錄
古本南帝系圖
系圖纂
相馬家傳
女院小傳
諸門跡譜
勸修寺長吏次第

後深心院關白記
薩戒記目錄
看聞御記
親長記
東寺長者補任
南朝紹運圖
尊卑分脉
吉川家譜
關岡家始末
后宮略傳
大覺寺門跡次第
內外宮禰宜次第

南山地
徵書

吉野拾遺

新葉集

新續古今集

李花集

宗良親王千首

仙源鈔

鶴岡社務記

祇園執行日記

南禪寺記

義堂日工集

房玄法印記

無文禪師行狀

小島口占

新葉集作者部類

廿一代作者部類

嘉喜門院集

師兼千首

南朝五百番歌合

鳩嶺雜事記

大乘院舊記

笠置寺緣起

東海瑠華集

賴印行狀記

常樂記

常陸下妻圓福寺記

常陸本土寺過去帳

新待賢門院七々願文

阿蘇文書

島津文書

木本文書

潮田文書

渡邊文書

五條文書

甲斐萬澤文書

觀心寺文書

盞簡集

陸奥會津八幡宮長帳

東寺過去帳

三島社文書

結城文書

朽木文書

白川文書

畑田文書

二見文書

常陸無量壽寺文書

東寺文書

通法寺文書

水月古鑑

諸家文書纂

古證文

和田系圖裏書

葉室親善申狀

清原賴治申狀

八木遠盛申狀

櫻雲記

浪合記

三人法師物語

大日本史

伊水溫故

豐府記聞

諸寺文書纂

集古文書

菊池武朝申狀

阿蘇惟澄申狀

岸和田治氏申狀

南方記傳

南行雜錄

信濃官傳

將軍家譜

前王廟陵記

五畿內志

和州舊跡幽考

歷代鎮西要略

皇和通曆

南朝編年記略

花咲松

正平板論語

讀書敏求記

菊池傳記

三家考

南山巡狩錄

行在或問

明史

南
山
巡
狩
錄
徵
卷

四

第一卷	後醍醐天皇
第二卷	後村上天皇
第三卷	本紀第三
第四卷	後龜山天皇
後關傳第一	

南山史目錄

第一卷

本紀第一

後醍醐天皇

第二卷

本紀第二

後村上天皇

第三卷

本紀第三

後龜山天皇

第四卷

後關傳第一

第五卷

皇子傳第二

第六卷

皇胤傳第三

第七卷

四王傳第四

第八卷

世臣傳第五

藤藤房

藤師賢

藤定房

藤資朝

藤俊基源具行
平成輔

第九卷

世臣傳第六

源親房

顯信顯隆
顯國

第十卷

世臣傳第七

源顯家

源忠顯

第十一卷

世臣傳第八

藤師基

藤隆資

藤實世

第十二卷

世臣傳第九

源顯能

藤光顯

藤家綱

藤光繼

藤清忠

源定平

藤爲冬

藤康長

藤行房

源具忠

源持定

源家定

藤實寬

第十三卷

世臣合傳第十

第十四卷

武臣傳第十一

新田義貞

第十五卷

武臣傳第十二

脇屋義助 義治

新田義顯

新田義宗 義則

新田義興

第十六卷

武臣傳第十三

楠正成 和田正遠 楠正家 大塚惟正

第十七卷

武臣傳第十四

楠正行

和田正朝

和田正興

第十八卷

武臣傳第十五

楠正儀 正勝 光正 行康

和田正忠

和田正武

橋本正茂

橋本正高

第十九卷

武臣傳第十六

菊池武時 武重 武敏 武光 武政 武朝

第二十卷

武臣傳第十七

名和長年 義高 基光 長盛 高重 源盛

第廿一卷

武臣傳第十八

兒島高德

櫻山茲俊

太田守延

金持廣榮

第廿二卷

武臣傳第十九

土居通治

得能通言

河野通直

葉室親善

少貳冬資

千葉胤定

第廿三卷
清原頼元頼治

第廿三卷

武臣傳第二十

結城宗廣親光

宇都宮公綱泰藤

第廿四卷

武臣傳第廿一

伊達行朝政宗

田村輝顯則義

關宗祐

下妻政泰

二階堂時藤

小山義政 若犬

第廿五卷

武臣傳第廿二

土岐賴兼 賴春
舟木賴夏

多治見國長

足助重範

錦織俊政 石川義繼

本間資氏

隱岐廣有

第廿六卷

武臣傳第廿三

村上義光

小山田高家

井伊直朝

勅使河原直重

河島維賴

原某 蜂屋某

岸和田治氏

八木遠盛

第廿七卷

武臣傳第廿四

堀口貞滿 貞祐

一井貞政 氏政

金谷經氏

江田行義

大館氏明 氏清

大井田氏經

世良田滿義 義周

大島義政

里見時成 義氏

細屋秀國

桃井尚義

第廿八卷

武臣傳第廿五

船田義昌 經政

栗生顯友

篠塚某

畑時能

瓜生保

由良具滋

亘里忠景

第廿九卷

雜傳第廿六

中原章房 章兼

伊賀兼光

富部康連

廣橋經泰

源康村 康方

大江景繁

中原章興

第三十卷

雜傳第廿七

氣比氏治

尾張昌能

宇治惟澄

津守國夏

度會朝棟

僧文觀 圓觀
忠圓

僧俊雅

僧良忠

僧祐覺

僧宗信

僧聖尋

僧忠雲

僧賴意

松翁

朴翁

道祐

[Faint, illegible text in a large rectangular frame on the right page]

南山史卷第一

後醍醐天皇紀 成島讓俊卿編輯

後醍醐天皇諱尊治後宇多帝第二子也母准后藤原忠子夙慧
岐嶷皇祖龜山上皇特愛之迎養其宮嘗禱石清水神祠以要其
居儲正安四年六月為親王嘉元元年十二月加冠叙三品二年
三月任太宰帥德治二年五月兼中務卿三年八月花園帝踐阼
時議立儲皆期後二條皇子邦良獨後宇多上皇不肯曰要先立
尊治而後及邦良九月遂為皇太子文保三年三月受禪即天皇
位時年三十一先此諸帝多以冲齡立不能親政而帝久在藩儲
周通物情又博涉書史即位之初上皇仍總萬機元亨元年復政
帝自此勵精圖治與廢繼絕時會大旱減膳命有司作粥以餽洛

中飢氓，又命檢非違使，置務于二條，發豪富儲穀，定價監賣，以賑貧乏，有無相通，人以為便，更遵後三條帝故軌，建記錄所，親聽民訟，廢大津葛葉以外新關，以除民害，天下頤然，咸望其復王朝舊治，初壽永之亂，右大將源賴朝，翦滅平氏，建大勳于天下，朝廷授以征夷之號，賴朝亦自請為天下總追捕使，郡國建置守護地頭二職，以其家臣統轄之，於是國體一變，而兵馬之權，舉歸鎌倉矣，繼之北條義時，遂立源賴經，以陪臣執國命，承久之役，廢徙三帝，天下帖然，不敢動，而王室之威，逾微矣，荏苒相承，百有餘年，當帝之馭宇，義時六世孫高時，為執權，藉其世資，驕奢無度，帝夙憤，鎌倉專權，屢忤朝旨，正中元年，潛命大納言資朝，藏人頭俊基等，謀討之，事漏，高時拘致二人於鎌倉，殺與謀武士岐賴員，多治見國長等，又謀廢立，帝恐賜誓書諭之，事因得解，帝意北條氏久專

兵權，武夫健卒，未易驟徵，欲先藉僧兵，以圖興復，故以皇子護良親王，為天台座主，數幸延曆，東大興福諸寺，以撫緇徒，元弘元年，託祈中宮安誕，召僧文觀、圓觀等於禁內，修法以誚，鎌倉高時聞之大怒，招覈僧徒，得實，秋八月，決議遣二階堂貞藤，西上謀廢立，時護良親王有所奏，帝從其言，俄幸笠置，而使大納言師賢為帝如叡山，故東兵競向叡山，僧徒邀擊有利，既知非真，眾皆潰散，師賢走笠置，護良親王走南都，於是東軍大舉，進犯笠置，數日城陷，帝見執，十月，幽帝六波羅，京師建新主，光嚴改元正慶，二年三月，遷帝于隱岐，臨發洛中士女，攀輿悲泣，或呼曰：武臣肆逆，乃爾，豈得長全，帝咏和歌，授護送使佐々木高氏，志流倍須流，美知古曾斗能和多利波和，安波禮斗波，奈禮毛美流羅牟，和加多美須禮須毛世志，高氏飲泣，抵鳥羽，御館陋隘，下卒或親近御前，帝又為歌，安波禮斗波，奈禮毛美流羅牟，和加多美遠於毛布古々路波，以庇毛加波羅須，親王以下叅

謀群臣各遭流殺初帝之御笠置也召見河內人楠正成委以興復正成起兵據赤坂及笠置陷正成焚城遁至是年四月正成復赤坂徇河內和泉擊六波羅兵破之冬又城千劍破護良親王招策僧徒保吉野城播磨人赤松則村奉親王令起兵據吾繩城高時又發兵五萬遣大佛貞直等諸將攻赤坂以下三城三年正月赤坂陷閏二月吉野陷而千劍破未下此月帝潛出隱岐御伯耆名和港土人名和長年迎護駐蹕船上山其國守護佐々木清高率兵來犯長年擊却之出雲守護鹽冶高貞歸順山陽山陰諸兵大集於是頒詔四方大討北條氏三月赤松則村自播磨進逼京命左近中將源忠顯援之同謀復京四月高時又命名越高家足利尊氏援六波羅尊氏密使乞降則村及高家戰于久我噶高家敗死而尊氏趨丹波始建義旗五月源忠顯尊氏則村合兵攻六

破羅鎮將北條仲時北條時益挾後伏本皇見新皇花新主光東走守良親王遮擊之近江二將伏誅是月上野人新田義貞稟護良親王旨起兵上野討高時連戰皆捷進入鎌倉高時自殺北條氏悉亡蓋自京鎌搆戰未浹月而東西同時平定於是帝從伯耆回變六月還闕廢新主去正慶號悉削偽爵以護良親王爲征夷大將軍足利尊氏爲鎮守府將軍七月詔休卒勸農八月議軍賞冬十月以叅議源顯家爲陸奥守與上野介結城宗廣奉義良親王往鎮陸奥出羽顯家父准大臣源親房輔之十二月以成良親王爲上野太守出鎮鎌倉相模守足利直義輔之建武元年春正月大營禁內謀安藝周防租稅充之又始作鈔以供國資夏搃冶高貞獻駿馬帝以爲瑞中納言藤原藤房就諫時政多秕帝不聽冬十月藤房遁是月幽護良親王於馬場殿因足利尊氏之讒也十

一月、徙諸錄倉、是歲置新決所、記錄所、以卿相總理畿內庶務、大事則帝親決焉、又置武者所、以新田氏族統之、大行賞典、足利尊氏爲武藏常陸下總守護、其弟直義遠江新田義貞上野播磨其子義顯越後脇屋義助駿河楠正成攝津河內名和長年因幡伯耆赤松則村播磨尋禰則村職、僅給佐用一莊、則村由此怨望、二年六月、大納言藤公宗謀反、伏誅、秋七月、北條高時子時行、作亂關東、進入鎌倉、足利直義迎戰、不利、奉成良親王出走、又命其家人、私戕護良親王、八月、命足利尊氏討時行、尊氏請任征夷將軍、廷議不許、尊氏怒、不辭而發、進擊時行、克之、開府鎌倉、自稱征夷武夫、失望者多附之、遣使召還尊氏、不奉詔、冬十一月、以尊良親王管東國、新田義貞脇屋義助等諸將、同往討尊氏、又命忠房親王藤實世等、由東山道、義良親王源顯家等、由奥羽會軍、十二月、

王師進及尊氏、戰于箱根、敗績、尊氏招兵西犯、州郡多叛、應尊氏、延元元年正月、詔諸將守宇治大渡諸險、以捍東兵、既而細川定禪赤松範資破山崎、諸成皆潰、帝避如叡山、定禪縱火焚宮、尊氏入京、此月、源顯家起、與羽兵入援、王師又振、二月、尊氏戰敗西走、車駕還闕、三月、源顯家新田義貞楠正成、追擊尊氏、尊氏遂遁、筑紫諸將凱旋、復命源顯家奉義良親王往鎮、是月、詔新田義貞義助西征、義貞圍赤松則村於白旗城、堅守不拔、遣義助略山陽、五月、尊氏率九國兵東向、義貞釋白旗圍、與義助等退陣、兵庫、詔楠正成應援、及尊氏戰于兵庫、王師敗績、正成死之、義貞還京、帝復如叡山、尊氏入京、迎護法皇廢主及豐仁親王、屢遣兵來犯、義貞等諸將亦下山擊敵、互有勝敗、秋八月、尊氏奉豐仁親王稱帝、號用建武、是爲光明帝、冬十月、尊氏僞作誓書謝罪、請還駕、帝聽之、

仍勅義貞奉皇太子恒良往北國別爲經略駕還尊氏幽帝花山
院置兵衛護悉削從行公卿官爵囚諸將士十一月請授神器于
新主帝以偽器授之伊勢國司源顯信起兵密奏謀恢復十二月
帝潛出花山院幸吉野夜暗惑方駐輿于稻荷祠前爲歌宇波多
羅伎夜美知珥麻余布奈利和禮
瑪加佐奈牟美都能斗毛志比默禱少焉有赤氣俄起燭路因
以得前吉水院僧宗信迎變楠正行來衛作行宮以御焉此行也
初欲幸高野山以僧徒不奉勅而止是月遣使賜勅書於源顯家
告南巡且圖興復北朝建
武四年春正月庚戌輿人多叛鎮守府大將軍源
顯家擊之不利奉義良親王保靈山城又走下野宇都宮甲寅里
見時成瓜生保援越前金崎軍敗死之乙卯中宮詢子在京崩大
納言藤原師基中納言實任前參議雅孝右近衛中將源具光左

近衛中將定平來奔此月帝賜御製于僧宗信以詢花信美與之
磨能也麻母理古斗登播牟伊麻
以玖加阿里氏波奈播佐加那牟
乃居留遠志流部遷
美與之野乃也麻二月丙子藤原實世新田義貞義助出金崎
往和山聚兵是月前參議藤原公暈正二位源親光見拘前參議
藤原宗兼被殺皆以其通南山也此春行宮百度草創僅行朝儀
世尊寺傍有櫻花喚做雲井櫻雲井國語九重也帝爲動懷洛之
念情見乎詞巨古邇底毛玖母居乃沙久羅佐岐珥計
理太他可理曾女能耶當登於毛布耳三月丁未
金崎城陷皇太子見執尊良親王左京大夫藤原行房越後守新
田義顯等死之辛亥大塚惟正和田治氏與細川兵部戰于河內
古市破之斬其將細川帶刀此月太宰帥平維繼左大辨藤原清
忠彈正尹源季光大藏卿管原在仲來奔夏四月乙亥左大臣藤
原經忠來奔丁酉授河內國錦部郡建水分神正一位六月甲戌

彗星見治部大輔宇都宮公綱入觀授左近衛少將此夏諸國勤
王兵起宗良親王據遠江井伊城大館氏明起于伊豫江田行義
據丹波高山寺城金谷經氏守播磨丹生山北條時行請謝罪自
效聽之秋七月戊午前內大臣藤原定房前參議經季來奔八月
丁亥源顯家又奉義良親王率陸奧下野兵入援及足利義詮戰
于利根川克之九月庚戌賞月宴冬十一月以天野山金剛寺爲
勅願寺十二月宇都宮公綱新田義興北條時行各發兵會源顯
家軍進攻鎌倉舉之

三年戊寅北朝曆應元年春正月己亥源顯家發鎌倉己未內大臣藤原
定房薨甲子源顯家及北軍戰于美濃青野原破之二月顯家戰
于雲出川及阿保川連戰無利枉路赴南都甲午及桃井直常戰
敗績走河內義良親王宗良親王走抵行在是月新田義貞拔越

前府城三月戊午菊池武重及一色範氏戰于石垣破之丙子參
議藤原清忠卒帝以定房清忠等舊臣連歿愴然成歌胡登斗波
牟比斗佐
部麻禮耳奈利爾計里和我與
乃須惠廻保登母志良流留源顯家復出和泉因命其弟左近
衛少將源顯信陣八幡山援顯家高師直進兵圍之夏四月足利
尊氏酖皇太子及成良親王五月庚子源顯信及北兵戰互有死
傷丙辰源顯家及高師直戰于堺浦死之壬戌左近衛中將源持
定左近衛少將源家房率楠氏族援八幡山又詔新田義貞援八
幡義貞遣弟義助赴援此夏霖雨帝咏和歌禱霽于丹生河上二
社天俄回晴人皆感異歌曰古巨波那保丹生乃也志呂珥保登
智可志伊能羅波播禮與沙美太禮
乃會秋七月丙申大井田氏經起兵越後略加賀越中進會義貞
于越前己亥高師直燒八幡神祠源持定家房敗走甲辰源顯信
棄八幡走河內義助至敦賀聞八幡陷班師閏月義貞軍勢大振

足利高經約平泉寺僧徒據藤島城甲子義貞攻之中流矢死諸軍潰散義助收殘兵據府城癸酉從上野介結城宗廣所奏以源顯信爲鎮守府將軍偕宗廣奉義良親王航海赴陸奧勾當東北軍務源親房輔之宗良親王新田義興北條時行同往九月壬申東征諸船值颶風漂至各國義良親王源顯信結城宗廣由伊勢還吉野源親房至常陸東條港據大寶城宗良親王北條時行入遠江井伊城此秋足利尊氏命佐々木族人圖犯行在不果冬十月上野介結城宗廣卒此年以皇子懷良親王爲征西將軍往鎮筑紫公卿將士多從之往從肥後守菊池武光之請也先駐讚岐招聚官軍勅建安護鎮國寺及鳳閣寺

四年癸卯北朝曆應二年春三月僧正慈倫撰神風和記奏之是春立義良親王爲皇太子鎮守府將軍源顯信下野國司左近衛中將道

世各赴鎮秋七月脇屋義助拔越前府城足利高經走加賀此月屢有流星又連夜虹明如晝命僧徒修護摩法禳之八月乙未帝不豫辛丑讓位于皇太子壬寅崩聖算五十一帝天資英毅博通內外諸典又諳朝儀禮典曾撰年中行事一卷其治慕倣延喜芳蹤反正以後殊銳意庶政廢關白職躬決萬機多所更革曰舊例先格何常之有朕當今之新制乃侂日之舊例也迨天下漸謐以爲無復足置意聲色遊宴以漸而起嬖倖弄權刑賞濫施人心再思武弁中興之業衰矣然其英剛之氣百折不挫及大漸猶遺勅臣僚曰彼秦穆之殲三良呂政之埋金玉朕奚倣焉但憾賊徒未殄四海未靖而溘焉先露如何爲懷汝輩勦心力翼儲后能錄義貞義助之功以圖恢復不然則子非至孝臣非精忠朕今雖埋骨於南山而神仍眷乎舊京勅訖左挾蓮經右握寶劍以崩群臣遵

遺詔具服御如生時北面葬于如意輪觀音寺之塔尾、
贊曰帝以曠世之英明會東虜之未運天戈一麾四海雲從一洗
列聖之垢耻復王業於既墜何其壯也若乘其昌運逾揭皇猷政
刑脩明威恩兼播則幅強之徒斂迹帖服天下永無兵革之虞矣
而乃瘡痍未愈宴游驟興佞倖弄權武夫離心遂使猾賊抵隙興
起此皇輿之所以終於南巡也然觀其一窘於笠置再辱於隱岐
以迄於避叡山巡吉野天步艱難逾窮逾烈臨崩猶且以珍賊復
京爲諗千載之下俾人肅然起敬此亦非近古帝王之所能庶幾
也

南山史卷第二

後村上天皇紀

成島讓儉卿 編輯

後村上天皇諱義良初名憲良後醍醐天皇第八子也母后藤原
廉子夢抱天日有娠衆以爲瑞生六歲元弘二年鎮守府大將軍
源顯家奉之出鎮奥羽建武元年在鎮遙拜親王延元元年正月
足利尊氏西犯帝避叡山同顯家入援三月加冠叙三品爲陸奥
大守賊西遁顯家又奉之還鎮二年正月國人多叛王與顯家保
靈山又走宇都宮八月顯家又奉王入援進克鎌倉海道連捷三
年二月戰南都不利王走吉野五月顯家敗死閏月又以顯家弟
左近衛少將源顯信爲鎮守府大將軍奉王航海往鎮九月泛伊
豆洋颶風倏起諸艦簸蕩獨王船返至伊勢篠島命僧賴意慰問

之尋還行在立爲皇太子四年八月辛丑受禪於前關白經忠策其明天皇崩丙午葬於如意輪觀音寺塔尾山陵九月脇屋義助棄越前走美濃據根尾城北陸皆陷高師泰圍遠江井伊城冬十月庚寅即位時年十三行宮迫隘諸儀不行惟拜神器以爲禮勅中納言藤原隆資大納言藤原實世對掌機務從源親房遙奏也丁未畑時能及足利高經戰于越前伊知山死之是月北兵陷根尾城脇屋義助走至行在高師冬攻常陸小田城源親房數擊却之冬十一月庚申謚先皇曰後醍醐天皇遵遺詔也十二月丁亥滿良親王攻土佐大高坂城辛丑頒遺詔于四方發起義兵楠正行和田正朝率兵來衛此歲征西將軍懷良親王赴任筑紫菊池武光迎護開府肥後八代以理九國軍政

與國元年庚辰北朝曆應三年春正月滿良親王戰于土佐潮江山大敗

敵兵三月備前人飽浦信胤歸順四國路通因遣脇屋義助總督四國九州軍務此春准大臣源親房在小田城撰職原鈔奏上之夏四月壬寅鎮守府大將軍源顯信至陸奧白河城丙午義助至伊豫兵勢大振庚戌官軍襲下總駒城拔之八町垣本鷺宮善光寺諸寨皆陷高師冬解小田圍燒營而遁辛亥改元興國五月丁巳刑部卿脇屋義助卒金谷經氏拔備後鞆城及細川賴春戰于千町原敗績秋九月癸丑細川賴春陷世田城大館氏明死之是月鎮西官軍及一色範氏戰于肥後生葉山敗之左衛門佐脇屋義治自尾張走保遠江秋葉城

二年辛巳北朝曆應四年春二月伊豫人得能通理歸順拔河江城據之三月庚申帝幸伊賀拜敢神祠奏樂禱祀進神正一位授神官友勝從五位下夏六月壬戌高師冬重圍小田城庚午城兵擊敗之

據神名帳敢字下當加國字

與良當作陸良
下皆同

此夏從源親房請以故護良親王子與良為先皇猶子任親王往
鎮常陸秋七月癸未左京大夫菊池武重卒冬十一月小田治久
叛屬高師冬源親房走保關城源顯時奉與良親王保大寶城
三年壬午北朝康
永元年夏四月肥後人阿蘇惟時叛其族惟澄與菊池
武光討之我兵多死六月懷良親王令宇佐惟國起兵秋八月丁
卯高師顯陷伊勢田丸城愛曾宗實走保多氣城己巳晦左近衛
少將源顯能擊師顯破之是年大友氏時陷肥後諸城圍玖珠城
菊池氏族堅守不下以尊性法親王為龍樂寺別當又以河內駒
谷金剛琳寺及西琳寺為勅願寺
四年癸未北朝康
永二年夏四月北兵攻關城源親房擊敗之斬結城直
朝五月一色範氏攻竹井城七月庚午星夕歌宴是月竹井城陷
官軍出走源親房在關城撰神皇正統記是冬關大寶二城並陷

與良親王走駿河源親房源顯時走行在結城親朝叛降足利尊
氏是年山名時氏圍新田義宗於但馬見開山城
五年甲申北朝康
永三年春二月見開山城陷新田義宗走越後三月侍
從源顯國右兵衛佐某為高師冬被殺夏四月以女御源顯子為
中宮五月河內觀心寺災六月一色範氏攻生葉城冬十二月重
建觀心寺落成是月生葉城陷
六年己酉北朝貞
和元年春正月授大和宇陀郡於源親房賞其積勳也
二月菊池氏族及一色範氏戰破之範氏退肥後秋七月彗星見
東北八月懷良親王頒令九國徵兵圖復是月北朝為先皇冥養
初建天龍寺初成北主及足利尊氏臨落之是歲兒島高德與荻
野朝忠謀迎脇屋義治起兵事覺山名時氏圍朝忠於丹波朝忠
力竭降敵高德奉義治入京圖襲尊氏兄弟不成走信濃

正平元年丙戌北朝貞和二年春二月以左大臣藤原經忠女勝子爲女御秋七月改元正平閏九月阿蘇惟澄數及北兵戰破守山關二年丁亥北朝貞和三年春正月地震是春行宮屢有恠異夏五月熙成親王生秋七月楠正行起兵徇近畿八月庚辰正行攻紀伊須田城己丑足利尊氏遣細川顯氏來拒九月戊申正行及北軍戰于河內八尾丙辰正行及細川顯氏戰于譽田林破之冬十月尊氏又遣山名時氏來拒十一月甲子正行邀擊時氏顯氏於瓜生野敗之十二月尊氏又遣高師直發大兵來拒楠正行將發先朝行在辭謁又拜先皇塔尾山陵命大納言藤原隆資率兵援正行是年肥後人河尻幸俊託磨守直叛菊池武光山名某討之武光援守直城山名某及幸俊戰敗績三年戊子北朝貞和四年春正月壬寅河內守楠正行大和守楠正時和

田正朝及賢秀等及高師直師泰大戰于四條噉死之癸卯大納言藤隆資斂敗兵還行在帝避紀伊阿瀨川城途過勝手神祠御製太農武加比奈岐珥都計底毛智可飛氏志加都底能加美廻那古曾於志計禮壬子師直遣僧來講和不聽壬戌師直進燒行宮百僚第舍神祠梵刹蕩盡無遺二月楠正儀及高師泰數戰于石川河原高師直引兵還夏五月紀伊官軍及足利直冬戰敗績秋九月戊戌北兵陷阿瀨川城帝避穴太案太平記爲帝避北兵直幸穴太今據房玄太記鶴岡社務記爲先幸阿瀨川後避穴太阿蘇惟澄自疏其積勳以奏於朝冬十月北主光明讓位于太子興仁是爲崇光帝是年以穴太莊黑淵村總福寺爲行宮土人稱黑木御所四年乙丑北朝貞和五年春正月客星出東方楠正儀出兵河內六萬寺二月丁亥將軍塚鳴空中有兵馬聲秋七月足利直義與高師直有隙師直幽直義九月足利直冬走筑紫河尻幸俊奉之爲主太

宰少貳賴尙又迎納直冬于太宰府以徇九國是歲楠正儀及畠山國清相持于石川河原國清代高師泰也新田氏族迎宗良親王據上野寺尾城

五年庚寅北朝觀應元年秋七月乙卯將軍塚鳴庚午安藝守三谷行氏卒冬十月菊池武光邀擊川尻幸俊敗之幸俊降十二月足利直

義乞降允之仍命直義討尊氏自効畠山國清釋石川兵應直義

是年皇子生

六年辛卯北朝觀應二年春正月癸丑上杉能憲起兵鎌倉以應足利直

義攻高師冬師冬走甲斐丁巳楠氏族與直義進據八幡桃井直

常又應直義率北國兵至叡山乙丑足利義詮西奔直常入京會

尊氏東還與義詮合兵返擊直常直常敗走丙寅尊氏義詮西遁直常又入京丁卯諏訪隆種攻高師冬于洲澤城殺之二月甲申

石堂賴房等擊尊氏于播磨書寫山不利直義遣石堂義基畠山

國清救之丁酉賴房國清及尊氏戰于御影濱破之己酉直義國

清復叛此月權大納言內嗣來奔夏四月壬午皇子有着袴儀菊

池武光陷陸摩諸城島津氏久乞降武光旋軍五月己酉朔日蝕

雨不見六月赤松則祐降欵請奉征夷大將軍與良親王起兵討

尊氏聽之秋七月庚戌鎮守府大將軍源顯信及吉良貞家戰于

陸奧柄久野原丙辰楠正儀出兵燒北方諸寨丁丑晦足利直義

走北國北將多從出走八月甲申尊氏遣僧慧鎮來乞降不聽自

是日北軍圍埋峯城冬十月尊氏父子重遣赤松則祐來乞降許

之戊戌埋峯親王源顯信等及吉良貞家相馬親胤戰于倉本河

敗之己亥詔尊氏討直義十一月庚戌尊氏請回駕議待明春是

日尊氏東征癸丑義詮廢北主及太弟直仁親王去觀應號奉正

平號己未以_{北朝}大政大臣藤原公賢爲左大臣准大臣源親房奉命入京決諸務是月藤原教忠兼左大將中納言源顯能兼右大將十二月乙未勅南都一乘院及大乘院僧徒解兵以其連戰無息也戊辰勅左近衛中將源具忠收北朝新劍璽鏡送行在辛丑修日吉祠臨時祭癸卯修內侍所神祭上所生藤原氏號曰新侍賢門院加北主及前主_光並以上皇之號前左府藤原師基爲關白准大臣源親房准三后賞從駕臣僚各有差是月北朝關白以下公卿皆詣行在削官爵各一等是月菊池武光擊足利直冬破之直冬走石見武光進入太宰府少貳賴尙降以其子經藤質于肥後

七年壬辰_{北朝文和元年}春正月丙午朔修四方拜庚戌叙位癸丑修法真言院己未憲子內親王叙一品庚申改穴太爲賀名生足利義

詮獻黃金三千兩馬十四又贈遺金帛及馬於後關百僚有差是月足利尊氏幽其弟直義于鎌倉二月乙卯修大原野祭丁亥釋奠京師丁酉詔免京師地子錢庚子車駕還蹕百僚戎衣次河內東條左馬頭楠正儀奉饗壬寅次在吉御神官國夏家授國夏從三位正儀以下諸將來衛甲辰晦奉幣馬于住吉祠祠松樹無風而折人皆恠異潛命兒島高德東赴使新田義宗義興脇屋義治起兵討尊氏又勅征西將軍懷良親王同起兵來赴閏月乙未次四天王寺右近衛大將源顯能率伊賀伊勢兵至新田義宗義興脇屋義治起兵東國勸王兵多會癸亥駕次八幡命塞赤井大渡津要甲子源顯能源顯經楠正儀等進兵俄入京細川顯氏敗走斬細川賴春足利義詮渡湖走近江勅源親房源顯能在京總理諸務此日征東將軍宗良親王起兵信濃會新田義宗等及足利

尊氏大戰于小手指原、乙丑命源顯能藤原光資迎取北主及上皇太子于八幡、丁卯新田義宗入鎌倉、足利基氏出走、壬申宗良親王及尊氏戰于笛吹嶺、敗績、宗良走信濃、新田義宗走越後、是月鎮守府將軍源顯信率兵至白川關、肥後守菊池武光謀奉懷良親王入援、三月徙北主上皇太子于東條、丁丑新田義宗義興棄鎌倉據河村城、戊子足利義詮返兵近江、據東山、以逼八幡、源顯能退陣淀河、撤橋防守、甲午義詮進據東寺、顯能又退八幡、赤松則祐叛降敵、丁酉足利氏經等塞東條餉道、以逼八幡、勅右衛門佐藤原光資諭興福寺僧徒輸糧出兵、庚子楠正儀和田正忠及細川清氏顯氏土岐康貞戰于荒坂山、正忠斬康貞、遂退八幡、是月鎮守府將軍源顯信及奧賊戰、軍敗保埋峯城、夏四月王師苦糧、癸未山名時氏逼八幡、左兵衛督藤原康長與之戰于治川、

不利、丁卯敵兵來犯、源顯能楠正儀和田正忠防戰、遂退、戊寅移蹕八幡山上、此月宗良親王、新田義宗、桃井直常、吉良滿貞、石堂義房、土居得能等皆赴援、五月丙子夜、藤原康長襲細川顯氏營、命楠正儀和田正忠還河內、聚兵來援、正忠尋卒、壬午湯川莊司等降敵、癸未夜帝擐甲騎駁、衝重圍南走、敵競遮路、大納言隆資等防戰死、有北將犯蹕、藤原康長擊踏之、追木津川、敵又追射、飛矢集御釜、康長又奮戰却之、方危急、倏有神兵來衛、得以達招提寺、甲申、次宇陀水分宮、甲辰還賀名生、是月各國援軍聞八幡陷、舉引還、六月、幽北主二上皇太子於別宮、秋七月、吉良貞家結城親朝陷埋峯城、源顯信奉埋峯親王、走抵行在、八月壬子、蚩尤旗見西方、癸丑前關白經忠薨、丁巳足利義詮以京師無主、奉光嚴帝子彌仁親王稱帝、是為後光嚴帝、九月、山名時氏山名師義歸、欵畧

出雲伯耆因幡冬十月足利直冬爲一色範氏所攻請援菊池武光武光救之擊破範氏直冬遂走長門乞降許之十二月命源親房淨寫先皇御撰年中行事二卷號御秘抄是年但馬入本莊兄弟迎與良親王據高山寺城徇但馬丹波進畧播磨及赤松則祐戰于胄山軍敗走河內足利義詮以一色直氏爲鎮西探題與其弟範光俱鎮九國又以畠山國久別鎮薩摩大隅日向三國八年癸巳北朝文和二年春正月辛卯菊池武光及一色範光戰于肥前千栗二月庚子武光又及一色直氏戰于筑前針磨敗之癸丑源顯能率兵至大和宇陀戊辰晦左近衛少將藤原隆俊起兵紀伊熊野莊司應之三月癸酉足利義詮使土岐賴康來拒官軍辛卯吉良滿貞石堂賴房等及賴康戰于攝津吹田不利是月鎮西官軍及一色直氏戰于太宰府懷良親王援之直氏敗走山名時氏

復美作夏四月原某蜂屋某及土岐氏兵戰于尾張敗之五月癸酉山名時氏發伯耆勅大納言藤原教忠隆俊康長楠正儀和田正武赤松氏範等率近畿兵會時氏六月乙巳官軍入京擊北兵破之義詮又奉北主東奔己酉堀口貞祐追擊義詮于近江斬佐々木秀綱庚戌勅京師復用正平號癸丑詔北朝公卿一切解官沒第遣中納言藤宗房師治督之秋七月丁卯菊池武光攻一色直氏于綾部城不克甲戌中納言藤原隆俊泛船湖水以遏敵來路己丑義詮返兵逼京山名時氏等諸軍皆退辛卯義詮入京癸巳原某蜂屋某及北兵戰于近江八月丙申朔新田義興棄河村城走上野九月乙酉足利尊氏奉北主入京是月以足利直冬爲總追捕使諸事如源賴朝建久之例冬十一月菊池武光旋軍肥後是年行宮有千首歌從三位津守國夏卒

九年甲午北朝文和三年春二月行宮有三首歌宴三月辛未刑部大輔名和高重卒夏四月己酉准三后源親房薨此月楠正儀數及北軍戰于宇治鎮西官軍與畠山直顯攻薩摩尾崎城五月直冬徇石見秋九月菊池武光及一色直氏大戰于千栗船隈是月桃井直常足利高經歸順命起兵攻京閏十月癸未中納言藤原家賢來奔十二月庚午足利直冬山名時氏發伯耆與直常高經相應規取京辛巳直冬等進至丹波足利尊氏奉北主走近江十年乙未北朝文和四年春正月丁酉桃井直常入京癸亥足利高經入京己酉直冬時氏入京直冬陣實相寺尊氏返據叡山義詮還自播磨二月辛酉直冬等據東寺藤原隆俊康長據八幡時氏師義及義詮戰于神南山敗績高經直常屢及尊氏戰此月右近衛大將藤原教忠戰死南都三月戊戌大戰于七條不利己亥諸將退

軍直冬時氏還國軍散戊申尊氏義詮入京秋七月宗良親王起兵信濃八月聽北上皇光明帝還京九月鎮西官軍攻薩摩野木城冬十月又攻島津氏久氏久乞救尊氏尊氏不出兵是年以源守親爲陸奧國司襲其父顯信十一年丙申北朝延文元年春正月足利高經叛降尊氏是月行宮有賞梅歌會冬十月丙寅左近衛少將宇都宮公綱卒是月官軍及敵戰于攝津中島十一月勅菊池武光出兵圖興復十二年丁酉北朝延文二年春正月立熙成親王爲皇太子二月皇太子加元服癸亥聽北上皇光嚴帝廢主崇光帝直仁親王還京是月大納言內嗣來奔三月行宮咏百首歌夏六月幸觀心寺冬十二月避方忌于前關白師基家有和歌宴是年以中納言藤原長親兼文章博士

十三年戊戌北朝延文三年春正月行宮有和歌宴二月菊池武光擊一色直氏走之直氏窘蹙還京於是九國悉屬征西府夏四月丙申皇太后崩是月足利尊氏卒五月庚子葬新侍賢門院于吉野河上西陵是月足利義詮以細川繁氏爲鎮西探題在道病死六月戊辰朔日蝕陰雲不見乙酉以值皇太后七七忌辰於如意輪寺追修冥養秋七月甲辰有星夕宴八月乙酉左大臣藤原實世薨冬十月乙亥左兵衛佐新田義興爲賊遭害于武藏矢口渡十一月菊池武光攻畠山國久于日向六笠城國久遁十四年己亥北朝延文四年春二月菊池武光討大友氏時取筑後妙見城又拔阿蘇惟時諸寨三月武光及少貳賴尙戰于筑後絲田走之夏四月前左大臣藤原公泰薨辛卯前中宮源顯子崩葬于宇陀笠間山秋七月征西將軍懷良親王率菊池武光等討少貳賴

尙八月丙子大戰于大原卿相以下多死之賴尙走保寶萬嶽冬十月足利義詮遣畠山國清率大兵來犯帝避天野又徙觀心寺十五年庚子北朝延文五年春正月楠正儀和田正武壁赤坂其餘據平石八尾龍泉峯以防北寇二月辛未畠山國清逼津々山丹下股野諸將降敵三月藤原隆俊陣紀伊最初峯夏四月辛酉隆俊及畠山義深戰于龍門山大敗之丁卯隆俊又及義深戰軍敗保阿瀨川城戊辰住吉社鳴社中楠樹無風而折勅祀住吉日吉神以禱之命征夷大將軍興良親王赤松氏範率兵過敵軍後辛巳興良反焚賀名生行宮及公卿第宅壬午遣前關白師基討之興良走南都氏範走播磨閏月北兵連陷龍泉平石八尾諸城五月戊午北兵大舉攻赤坂癸亥和田正武襲敵營不克正儀正武退保金剛山癸未畠山國清等引軍還是月菊池武光討島津氏久秋

七月正儀正武出兵擬攻魯田城畠山國清細川清氏復來陣天
王寺正儀正武退據金剛山會北方有內亂京師騷擾近畿王旅
再振正儀拔水速城恩地牲川諸將拔春日山城阿瀬川定佛等
擊湯川莊司走之九月幸在吉社賜津守國量御製致良伊那摩古衣底毛佐
羅邇於毛比志禮加美茂比授正四位下是冬勅征東將軍宗良
加里乎曾布留與曾登波親王起兵入援以北道地凍不果是年泰成親王生
十六年辛丑北朝康安元年夏四月辛巳朔日蝕陰雲不見島津氏久請
降于菊池武光武光班師六月己亥自此日連月大震秋七月山
名時氏拔美作八城懷良親王率菊池武光及大友氏時少貳賴
尚相持于飯盛山是月命觀心寺修七星如意輪法以禳震災八
月甲申武光擊松浦黨走之乙酉進攻香椎營氏時賴尚敗走壬
寅大震紀伊地裂九月辛酉賞月歌宴丙子楠正儀和田正武擊

佐々木秀詮及氏詮于攝津神崎斬之冬十月細川清氏歸順其
族氏春起淡路松山某起攝津以應官軍仁木義長歸順十一月
辛亥山名時氏拔美作倉懸城勅前關白師基大納言隆俊中納
言邦光石堂賴房細川清氏楠正儀和田正武等大舉討足利義
詮十二月氏春至堺浦赤松範實歸順至山崎於是諸軍並進義
詮奉北主走近江王師入京焚義詮家仁木義長及土岐賴康戰
于伊勢仁木賴夏及其族義任戰于丹波並敗山名時氏收兵還
伯耆赤松範實亦叛是以北兵復熾癸卯義詮返至勢多師基等
引軍南還丙午義詮入京是年師成親王生命修造四天王寺金
堂因震壞也
十七年壬寅北朝貞治元年春正月庚申大震細川清氏走至阿波徇伊
豫土佐讚岐二月彗星客星並見夏六月山名時氏入美作分兵

畧備前備中出雲富田直貞應時氏畧備後足利直冬又起兵援
直貞及宮兼信戰于備後敗走山名師義及丹波但馬兵相持桃
井直常起兵越中軍亂敗走秋七月細川清氏及其族賴之戰于
讚岐白峯敗死四國又陷八月戊子對月御製寄賜宗良親王於
信濃斗志倍奴留比奈廼須磨比乃阿伎波阿禮庚寅楠正儀和田
正武出兵攝津擊箕浦某破之九月己丑正儀正武石堂賴房攻
多田部城庚子先是足利義詮以斯波氏經來鎮九國菊池武光
邀擊諸長者原走之進圍少貳大友諸城是年闔國凶飢
十八年癸卯北朝貞治二年春正月壬子和歌宴秋八月辛亥先皇二十
五忌辰於攝津莊嚴淨土寺修行法華八講會帝有追悼御詠阿岐
遠倍底都幾也波佐廼美玖母琉倍伎九月己卯此夜有繼華歌
奈美陀可幾俱流類伊沙與此能登羅

十九年甲辰北朝貞治三年春正月和歌宴三月幸住吉社從臣咏百首
歌此春大內弘世叛入豐後菊池武光厚東某與戰破之秋七月
己巳星夕歌宴八月伊豫守世良田義政謀討足利基氏不成遭
殺是年山名時氏師義仁木義長石堂賴房皆叛降敵
二十年乙巳北朝貞治四年春正月乙酉前關白師基薨夏五月慶四天
王寺金堂秋八月癸卯住吉行宮火是月河野通直歸順懷良親
王署爲伊豫守護閏九月丁酉此夜賞月宴是年命行宮臣僚咏
七百首及三百六十首和歌
二十一年丙午北朝貞治五年春二月己巳於莊嚴淨土寺修法華八講
會以龜山帝忌辰也因有御製於毛比也流嵯峨農廼波留能由
伎邇毛也支衣津流都美能保登
曾志羅夏六月甲戌內大臣藤原家賢薨是年勅征西將軍懷良
親王率西州兵入援

二十二年丁未

北朝貞治六年

夏五月大外記清原賴元在筑前卒秋七

月菊池武政攻少貳冬資豐前香春山城拔之冬十二月足利義

詮卒其子義滿嗣是年前大政大臣公重薨

二十三年戊申

北朝應安元年

春二月懷良親王起大兵將入援少貳大

友諸軍梗海路不果三月辛巳帝崩寶算四十一四月葬于河內

錦部郡檜尾山陵稱曰後村上院帝天資溫恭容貌端正幼赴東

鎮尋續大統粗修舊典克馭將士奉先志而弗渝擁神器而罔喪

勉焉以恢復爲事統御三十年殆無寧日云

贊曰或謂帝繼躡守文則有裕至於撥亂反正則非其所任過矣

夫八幡之役親擐鐵甲衝重圍而冒鋒鏑所謂王亦能軍者自非

英武安得如此哉矧又東西夾攻擊賊不意期一舉而勦之其韜

畧神奇雖武夫有遜焉但其王業將復而忽頽賊焰垂滅而再熾

謀臣各將次第凋謝訖乎恢復之業不成豈勝慨嘆哉

南山史卷第三

後龜山天皇紀

成島讓儉卿 編輯

後龜山天皇諱熙成，後村上天皇第一子也。母皇后藤原勝子，正平二年五月生。帝自幼警穎，曾遊桑摘川，觀松生巖上，顧從臣云：還時必持此獻內，從臣以其難致，因採一小石，上掛松枝，荷至爲重，不任狀。帝恚其非，是從臣佯奏，嚮有一咒師過，見石大路隘難致，少咒忽如此耳。帝咲曰：憾不使喚其咒師，以咒小汝誕也。衆皆愕異，謂德業可期。正平八年，爲親王。十二年正月，爲皇太子。廿三年三月，後村上帝崩，卽位行宮，以寬成親王爲皇太弟。上母后藤原氏號曰嘉喜門院。左大臣冬實，關白如故。是月，新田氏族起兵上野。夏四月庚申，葬後村上天皇，彗星見東北，築河內大和諸砦。

以備北寇六月左兵衛佐新田義宗右衛門佐脇屋義治及上杉憲顯戰于上野不利義宗出遁義治走出羽是月細川賴基陷河內八尾城秋山真木野諸族死之
正平廿四年己酉北朝應安二年春正月戊戌楠正儀降足利義滿三月楠氏族討正儀夏四月丙子桃井直常拔越中松倉城五月河野通直發自肥後據伊豫高繩城秋八月河野族及細川氏戰于生子山赤松氏範歸順保攝津中島九月右近衛大將源顯能及土岐賴康戰于伊勢拔其數城辛酉桃井直常及北兵戰退保松倉城冬十月赤松氏範及其族則祐光範戰棄中島走四天王寺十一月己酉河野通直及北兵戰于額峯克之遂復伊豫十二月細川賴之就僧忠雲請兩朝講和不聽是月和田正武攻楠正儀于赤坂正儀乞和正武解圍是年懷良親王遣使于明

建德元年庚戌北朝應安三年春正月新田氏族起兵武藏上野及上杉朝房畠山基國戰軍敗走信濃二月菊池武政及大內弘幸戰于豐後鶴崎是月因先皇大祥修法華八講於觀心寺帝輯先皇宸翰短籍淨寫蓮經於其背以薦冥福三月乙巳桃井直和及斯波義將戰于越中長澤敗死餘衆潰散是月遷蹕天野山夏四月新田氏族起兵信濃上杉朝房來攻義旅敗走秋七月大和守越智家澄卒辛亥改元建德冬十月癸亥有赤氣見北方十一月壬辰又北方有赤氣及白黑氣勅和田正武攻楠正儀北兵來救正武退軍是年足利義滿以今川貞世爲鎮西探題授尾張津島神正一位
二年辛亥北朝應安四年春三月北主後光嚴帝讓位于緒仁親王是爲後圓融帝夏五月庚申細川賴基率兵來犯六月癸卯北軍大舉來犯

此日踰河、秋七月、桃井直常屢及北兵、戰于能登、不利、八月丙戌、北軍會有內亂、引還、戊子、直常退軍、越中、丙申、後醍醐天皇卅三、周忌辰、修行法會於攝津藥仙寺、寄納大般若經於本寺、是月、飛騨國司藤尹綱弟某、降于斯波義將、九月、因征西將軍懷良親王、所請、以先皇第八子良成親王、往嗣其職、冬十一月、官軍攻大和、瓜割城、無利、湯淺族死之、

文中元年壬子、北朝應安五年春正月、有和歌宴、二月、菊池武政及今川

貞世、戰于烏帽岳、不利、貞世陷筑前二城、秋月族降之、夏四月、勅

天野金剛寺、祈亂平、六月、鎮西官軍屢及貞世、戰、大內義弘援貞

世、秋八月、貞世義弘合兵、出豐後、良成親王率諸將、與之相持于

筑前味阪、七十餘日、交綏、冬十月、改元文中、十二月辛巳、前關白

內大臣經家薨、丙申、叛建于津川河津國神社、

二年癸丑、北朝應安六年春三月、細川氏春起淡路兵、圖來寇、夏五月丁

未、菊池武政及今川貞世、戰于水島、走之、秋七月、武政又及貞世、

戰于博多、敗之、八月、細川氏春率大兵來犯、官軍迎戰于河內、失

利、氏春進逼天野、帝避幸賀名生、授神器於皇太弟、更避吉野深

山、氏春圍行宮、己卯、大納言藤原隆俊夜斫氏春營、不克死之、官

軍悉潰、氏春焚行宮、冬十一月癸丑、前肥後守菊池武光卒、丁巳、

雪、帝思客冬偕母后賞雪於天野、偶有御製、上母后、加伎久羅須

由伎、曾禮奈賀羅、斗毛珥美母后酬歌、於毛倍太當、登布邇都藝

之與廻、於母伽計波那志母后酬歌、互母、布留由伎耳美志瓊

能那賀免波是年、大館氏清及仁木義長、戰于伊勢鈴鹿、斬其

族義信、

三年甲寅、北朝應安七年春正月辛卯、彗星見、北上皇殂、後光嚴夏六月庚

申、肥後守菊池武政卒、是冬、宗良親王自信濃入觀、

天授元年乙卯北朝永和元年春正月行宮有五十番歌合宗良親王判其優劣夏四月太宰少貳冬資歸順據生葉水島二城五月改元天授六月庚戌太白歲星相犯乙卯大織冠像破裂秋七月己未朔日有食之八月癸丑橋本正督降敵甲寅少貳冬資及今川貞世戰于水島闔族死之九月壬午橋本正督陷紀伊諸城冬十一月足利直冬叛降敵十二月生葉城陷冬資族死之是年行宮有五百番歌合宗良親王判其佳疵

二年丙辰北朝永和二年春正月今川貞世陷太宰府冬資弟賴澄走肥前族人多死三月乙丑幸如意輪寺修法華八講會以薦先皇冥福六月丙午彗星見東北是月帝及皇太子宗良親王詠千首和歌成是年菊池武朝及今川貞世戰于豐前鹿子木武員阿蘇惟村降貞世

三年丁巳北朝永和三年秋七月癸未星夕宴八月世泰親王薨戊午菊池武朝及大內義弘大戰于肥前蜷打敗績植田王及菊池武義等百餘人死之是冬勅宗良親王往鎮信濃

四年戊午北朝永和四年秋七月疾疫流行八月癸丑大風折木九月今川貞世大內義弘侵肥後菊池武朝葉室親善逆擊託磨原良成親王援之大敗敵兵冬十一月橋本正高起兵紀伊擊細川業秀破之庚子細川賴元山名義理大舉援業秀我軍不利正高退據土丸城是月大館氏清援正高擊北兵于紀伊山口破之十二月北軍引還戊申足利義滿出陣東寺丙辰義滿納師義滿以山名氏清爲和泉守護山名義理爲紀伊守護以逼行在

五年乙未北朝康曆元年春正月庚寅山名義理攻土丸城辛卯城陷橋本正高出走其姪某死之二月丁未山名義理陷藤波城己酉石

垣城陷庚戌十市重則起兵南都斯波義將吉見範直來攻庚申
土岐賴康叛足利義滿以故北軍引還三月戊子奉阿波日置莊
於熊野新宮祈亂平冬十月河野通直及細川賴之兵戰于佐志
莊十一月己亥通直及賴之戰于吉岡山敗死四國又陷是年彗
星見天下飢宗良親王重抵行在

六年庚申

北朝康
曆二年

夏五月丙午小山義政及宇都宮基綱戰于裳

原斬基綱六月癸未北法皇殂

光明
帝

秋七月乙巳民部太輔橋本

正高及山名氏清戰于和泉高名邊正高死之八月辛巳高野政
所隅田某及山名義理戰于紀伊敗走九月甲午紀伊生地城陷
是月小山義政力竭降足利氏滿冬十月今川仲秋陷水島城菊
池武純等出走

弘和元年辛酉

北朝永
德元年

春二月庚午改元弘和小山義政又起兵

據鷲城三月重建笠置寺落成夏四月乙亥官軍戰于阿瀨川城
不利五月菊池武朝及今川貞臣相持寺尾六月貞臣攻宇土城
良成親王衝圍走八代此秋長慶法皇撰著仙源鈔冬十一月小
山義政又降足利氏滿十二月甲寅中務卿宗良親王上其所編
新葉和歌集二十卷勅准官撰是年楠正儀來降

二年壬戌

北朝永
德二年

春正月甲辰楠正儀及山名氏清戰于河內平

尾敗績族人死之乙巳紀伊藤代城陷戊申和泉加守城陷藤原
義資死之三月小山義政又據糟尾城足利氏滿遣兵來攻陷長
尾寺窪二城夏四月糟尾陷小山義政自殺其子若犬出走是月
北主後圖
融帝讓位於幹仁親王是爲後小松帝是年菊池武朝奉良
成親王出兵豐後其族人武岑及宇佐惟永叛降今川貞世據肥
後守山武朝攻拔之武岑自殺

三年癸亥北朝永德三年秋七月右大臣源顯能薨冬十一月大和河內

大震是年征西將軍懷良親王薨

元中元年甲子北朝至德元年秋七月菊池武朝葉室親善上疏自陳其

積年勳闕九月武朝及今川仲秋戰克之拔腰尾城此年改元元

中初建甲斐鹽山元中寺

二年乙丑北朝至德二年春三月己巳大僧正賴意為先皇修冥養於攝

津藥仙寺以其當廿七周聖忌也是月相模守新田義則在信濃

圖興復足利氏滿獲其使人殺之義則走陸奧夏六月小山若犬

起兵據祇園城及木戶範季戰于深江山破之秋七月若犬軍散

走陸奧八月己亥中務卿宗良親王薨乙巳後醍醐天皇五十年

忌辰大僧正賴意寫經修法養於藥仙寺九月長慶法皇納願書

于高野山金剛峯寺是月良成親王菊池武朝及今川貞世戰于

上津浦破之冬十月行宮有六百番歌合

三年丙寅北朝至德三年春正月前內大臣源顯統薨三月常陸人小田

孝朝黨小山若犬起兵據宍戶男體二城秋七月足利氏滿遣上

杉朝宗攻小田城小田孝朝退保身體城九月乙卯赤松氏範及

北兵戰于播磨清水軍敗死之

四年丁卯北朝嘉慶元年是年疾疫盛行足利義滿罷今川貞世以澁川

義俊為鎮西探題

五年戊辰北朝嘉慶二年春三月丁亥肥後守廣橋經泰率兵據兩山城

山名義理來攻擊之不利庚寅河內守楠正勝及山名氏清島山

基國戰于河內退保千劍破城夏五月小田孝朝棄身體城遁秋

七月新田族二人被殺於京是年菊池武朝屢擊今川仲秋于筑

紫破之

六年己巳北朝廉曆元年春三月右大將源顯泰率兵攻北伊勢足利義滿命一色詮範仁木滿長拒之

七年庚午北朝明德元年春二月楠正勝及畠山基國戰不利閏三月乙卯無文元選禪師寂後醍醐帝第十皇子也秋七月筑紫北兵大舉攻肥後良成親王菊池武朝走保隈部城北兵圍之

八年辛未北朝明德二年夏六月憲子內親王薨是年良成親王與北兵講和息兵因足利氏之請也大外記清原賴治上狀自陳其功闕

九年壬申北朝明德三年春二月祀天河宗像神社以禳敵兵夏五月千劍破陷楠正勝出走冬十月先是足利義滿遣大內義弘來求講和約南北迭立如後深草以來之例下公卿議遂許之丙子帝駕

腰輿發行宮關白冬實以下皆從群臣多戎裝閏月己卯駕至大覺寺壬午傳三神器於後小松帝蓋自延元元年後醍醐天皇南

巡至此凡五十又一年南北合而為一帝自此居嵯峨小倉殿號曰小倉新院吉野以下皇邑如舊應永元年二月後小松帝上尊號曰太上天皇削髮法諱金剛心其在別館曾為和歌以據叡懷

於毛比耶琉比牙佗耳阿禮奈須美奈禮奴嵯峨農能於具廻都而波伊伽珥登悄寂之狀可想也廿九年七月庚午崩葬于嵯峨福田寺土俗傳云愛宕山傍有福田寺堂後有古墳蓋帝陵也奉稱後龜山院

贊曰甚矣南事之堙晦重可嘆也或曰四帝或曰三帝皇統且有異論況於其他乎蓋中古以降國史官闕而又北以南為僞務創其籍以故湮滅至於如此今徵舊史遵格說除長慶一統定為三帝以終焉嗚呼北之乞和非和也在要神器也知其要在要神器而且聽之瑣尾之勢不得曰也南風之不競其如之何哉

南山史卷第四

後醍醐天皇二中宮一皇后十六夫人中宮藤原禧子太政大臣實兼女也帝在備日納之生權子內親王授從三位為女御迨登極立為中宮權子生後中宮久絕牀蓐事嘉曆二年春宣旨有娠令天下諸寺祈其安誕中宮出移常磐井殿更招名繙於禁內築數壇修諸秘法以禱之經年不媿實詛北條氏也笠置之役禧子亦出宮匿權子所及西狩思慕成疾落髮為尼元弘元年六月駕還闕詔養髮復為中宮而病逾篤命僧修五壇法以祈其生十月崩稱後京極院年卅一

南山史卷第四

後關傳第一

成島讓儉卿 編輯

後醍醐天皇二中宮一皇后十六夫人中宮藤原禧子太政大臣實兼女也帝在備日納之生權子內親王授從三位為女御迨登極立為中宮權子生後中宮久絕牀蓐事嘉曆二年春宣旨有娠令天下諸寺祈其安誕中宮出移常磐井殿更招名繙於禁內築數壇修諸秘法以禱之經年不媿實詛北條氏也笠置之役禧子亦出宮匿權子所及西狩思慕成疾落髮為尼元弘元年六月駕還闕詔養髮復為中宮而病逾篤命僧修五壇法以祈其生十月崩稱後京極院年卅一

南山史卷第四

二十八

月爲中宮生一皇女，延元二年正月，加號新室町院，不幾崩，年廿七。
皇后藤原廉子，右近衛中將公廉女也。太政大臣公賢養爲子，才色絕倫，且能和歌。初侍禰子宮，帝見悅之，特蒙寵眷。元德三年，叙從三位，生東宮恒良。及後村上帝成良祥子，惟子二親王。元弘二年，帝之遷隱岐也，在臣僚則源忠顯、藤原行房，在嬪御則惟后一人，得扈焉。賊平從還，賜以大佛貞直沒邑，爲脂粉田。建武二年，准三宮后雅聰警善邀上意，且播蕩之際，久共艱苦，以故反正以來，其言多被聽用。一時奉之踰于正嫡，護良親王有大勳，威望冠于當時。后常恐其不利東宮，足利尊氏察之，搆以飛語，憑后訴帝，帝終竄護良于鎌倉，議者或咎天下之再亂，乃由后濟尊氏之讒也。後從南巡，延元初秋夜乘月宿于守神祠，爲和歌。那珥之阿布加美農智伽比能

會乃磨麻耳，亘古路廻耶。時諸皇子分離，在各國，以神號守子，故美遠，且羅世斗曾於毛布。祈其安穩也。帝登遐之後，觀其平素所彈琵琶及葵葉題歌，悵然成詠。美類麻磨迴，奈美太曾加伽留，與都能緒乃，由俱須惠那賀伎，阿斗耳都當遍豆。○加禮都豆毛布，太波加播羅奴，久沙廻奈袁，加計播奈禮奴。後村上登阼，尊爲皇太后。正平六年，上號曰新待賢門院。十二年九月，落髮。十三年四月崩，葬于吉野川上西陵。或云，后陵在今吉野鄉高原村，隆起如小山，上有祠云。其六月乙酉，適值其七七忌辰，勅如意輪寺，修追養典。憲子內親王命大納言藤原通冬爲追祭文。其嗣曰：夫終始者，品類之化機，陰陽仍有消長，死生者晝夜之同理，尊卑俱歸滅斷，哀哉！伏惟新待賢門院，夙備先皇之嬪嬙，乃毓聖上於昔日，淹矣承恩寵於椒房之邃，儼然正尊號乎芳山之顛，婦儀旣莊，母範亦肅，克體坤厚，以贊內治，儕姜女之配大王，更象陰柔，以垂慈訓，等文母之諭，姬發，迺雖躬在榮貴，而心常厭風塵。

是以丁酉之年時惟九月，俄別雲鬢，毀金釵玉鈿之華飾，頓入淨域。御六天四曼之法衣，爾後沈疴纏綿，靈藥無驗，遂告崩殂。乎長夏，永傷僊遊之無還，算其芳齡，則六帙而缺一。記厥訃日，則先崩月二朝，血染斑筮，湘水之烟漠漠，淚滴綠草，沁園之露瀼瀼，情愧訝聽玉音，彷彿猶仰芳貌，哀哉。茲值五旬之聖忌，謹演三密之秘乘，名繙陪筵，妙香薰座，蟬嚙々兮助梵韻，螢熠々兮照貝文。特以生時所親寫陀羅尼經一卷，翻誦幾回，以資冥養，憶其在日，既悟即身成佛之深諦，料彼將來，豈迷無上得脫之妙道，伏冀迎真如之月，永領圓滿之光，駕法相之蓮，常住清涼之域。

女御藤榮子，關白道平女，元弘二年，為女御，居安福殿，追帝南巡晏駕，榮子留京，削髮為尼，詠懷示其戒師，尊道法親王。於毛比耶奈美太廼，比登之於母，伊路耳，禮布伽岐以虛太琉，須美曾米農曾豆，農那美太能，伽岐尊道感之答歌。以呂加波類，曾豆

俱羅之，與會茂志俱留，疏加美奈都伎加那。

典侍藤為子，大納言為世女，初事後二條帝，後侍帝於東宮，寵冠後庭，育尊良宗良及欣子、瓊子。二內親王早卒，及帝即位，贈從三位，父為世家，世以和歌名，故典侍亦嫻其技，警句殊多，為世奉勅撰續千載集，多採為子所詠，又尊良宗良之善和歌，皆胚胎母家云。

源親子，大納言師親女，初侍中宮禧子，帝見幸之，叙三位，生護良妣子，內親王，帝之遠遷，護良避賊，匿于津川，音問邈絕，親子不禁憂念，詣北野社，宿禱七日，作和歌。和須禮瑞波，加美毛阿波禮斗，於毛比志禮，古巨路豆久志能，以珥志倍夢一老翁，手把梅花杖而立，親子問其所來，翁愀然無能多比，言委花而去，繫和歌。迷久利岐底，豆以珥須牟倍岐，豆岐加計覺，農志波志久毛流遠，奈珥那計久羅牟。為吉兆，護良果得無恙。

典侍藤原親子，參議宗親女生滿良親王，藤原實子，左府實雄女，叙從一位，生一皇女，藤原守子，左府實泰女，叙從三位，生玄圓法親王，管原在仲女，生聖助法親王，左府隆資女，生僧尊真，中納言藤爲道女生法仁法親王，懷良親王，及一皇女，及隱岐之狩，悲悼爲尼，大納言公敏女，藤原爲忠女，各生一皇女，基時女生一皇子，其餘四夫人，佚系生一皇子，三皇女。

辨內侍，右中辨俊基女也，俊基爲北條氏被殺，母亦尋歿，爲其伯父行氏被養，中興時以才色，選入掖庭，後從南巡，一夕曲讌，藤隆資，實世宗房等侍，命內侍行酒，奉爵而進，誤脫手委地，碎爲二，帝不悅，衆皆失色，內侍卽噙曰：伽波羅計能，和禮豆會，以豆流俱母，廼字倍。帝忽霽顏，勅侍臣接成之，宗房應制，保志能具羅居乃，比加利會倍波也。帝大激賞，以爲合作，酒闌天將明，噪鴉漸動，隆資作誹句曰：還幸斗奈久也，與志野能耶，麻加羅須伽志長母之呂志。

於母志呂，廼琅琊。帝逾極歡而罷，登遐後，高師直聞其國色，欲獲之，私囑行氏妻，若獲內侍，行氏爵邑如願，時師直威焰薰灼，一時公卿以下，皆趨媚之，行氏妻心喜，托舊事，內侍婢名梅枝，與師直家人廿輩，擁輿往南山，逢內侍，授其書曰：契濶不勝眷想，今過高安，請來面，內侍以爲實，奏帝得允，從二士三婢，遽乘而去，中途昇夫執輿，向在吉云，主公見俟久矣，從者恠呵之，爭欲回轅，爲所殺，於是內侍知見，瞞惟涕泣而已，行至石川，值楠正行朝行宮，異輿中哭聲，就問之，內侍告以其狀，正行命從者悉縛師直家人，格者殺之，奉內侍還奏，乃詢梅枝得實，削髮爲尼，放歸京，令報行氏妻，帝因以內侍賜正行，正行辭不從云。

掌侍藤原氏，從二位經尹女也，少入後闈，充掌侍，爲勾當，姿色超凡，新田義貞秋夜直禁闈，映月覩其彈琴，不勝馳想，竊贈和歌，以

摠其情和我曾底農奈美太耳也登留加計斗太掌侍不報帝聞
慙之延元初車駕還自叡山曲宴召義貞賜以掌侍義貞自此繼
繼不忍暫離移病緩進征眷戀數月遂致賊焰再煽而中興之業
不就識者咎焉義貞之北行掌侍兄行房亦同往及金崎陷行房
殉節後年掌侍北下適值義貞戰死足羽北道皆陷因又歸京時
敵鼻義貞首于四條掌侍往哭其下失聲哀感路人遂薙髮為尼
終京西往生院側云

後村上中宮藤原勝子關白經忠女也正平元年二月為女御生
後龜山天皇及寬成親王帝崩落髮上號曰嘉喜門院太后善彈
琵琶登遐之後哀感殆於絕絃天授三年七月癸未張樂於行宮
太后蒞焉後龜山帝數請太后親彈太后為彈小曲帝亦不覺撥
觸舊念賦和歌加久底能美多衣須岐加波夜會能加美太后和
能阿岐於毛保由流美禰能麻豆加世

曰阿波禮斗毛岐美曾岐々計留以麻波々夜布岐多倍奴倍岐美禰能麻豆加世宗良親王之撰新葉
集也遍索諸人所詠亦請太后御製太后固辭不聽因使大納言
實為錄百餘首授之宗良翻閱之餘批其當選者上之且曰御製
每首匪夷所思至七夕唱和則再三諷詠使人日駭神禔不勝感
愴歷朝撰集何以軼焉豈忍與南山紅葉徒委縵流哉臣之懇請
於是為得後事軼而不傳

中宮源顯子准大臣親房女也與國五年四月為中宮正平八年
六月有故出行宮入大和長谷寺為尼號曰新陽明門院十四年
四月薨葬於宇陀郡笠間山稱曰白川中宮故陵今在笠間村曰白川陵

女御教子不審氏族叙從二位生世泰親王親王薨葬如意輪寺
明年教子宿寺修其冥福後龜山帝賜御製慰之麻豆加計袁於
加奈之計禮知與母斗伊毛比也流古曾教子奉答歌於毛波都與麻豆波智斗
比之伎美加古巨侶珥世乃登母奈羅底太衣奴

奈計伎廻加計
袁美牟登波、帝益哀之、

後龜山後宮舊史軼焉僅得中宮一人亦軼其名惟稱阿佐殿或

曰名信子左大臣源顯信女也建德二年九月獻紅葉一枝於皇

太后太后以和歌謝之岐美加波夜阿岐能美夜為仁字豆梳倍
岐保斗遠毛美知能以呂珥古曾志禮

帝代和之知羅底奈遠知斗世能阿岐毛以呂曾倍
夜波古夜能夜麻能美禰能毛美知波及帝即位立

為中宮

贊曰南廷諸后妃皆能貞淑秀惠或長絲管或善聲歌獨後醍醐

廉后特邀宸眷淹共艱苦所謂糟糠之妻者故及中興其言不得

不少聽亦其勢然也而世以其納賂紊政咎之噫建武之亂有由

起焉豈獨罪后哉觀於後之南巡克贊幼主以成母道舊史所傳

未必為得其實也

南山史卷第五

皇子傳第二

成島讓儉卿 編輯

後醍醐二十皇子第一尊良第二世良第三護良第四靜尊第五

宗良第六皇太子恒良第七成良第八後村上天皇第十三玄圓

皆為親王其餘躬良懷良滿良聖助僧恒性玄選不詳其叙尊良

護良宗良懷良四王別有傳

世良親王温仁有才善和歌曉音律龜山皇后子養源親房傳之

拜上野太守又太宰帥元德二年九月病薨親房悲悼之餘落髮

更名宗玄一時咸惋其蚤世云

皇太子恒良幼而聰慧元弘之役帝被幽六波羅恒良在中納言

宣明家帝西發有期恒良謂宣明白聞上幸遐島而我獨留此何

爲且蹕在白河，汝盍將我往謁，宣明感其至誠，揮淚舉僧能因歌，
謬對曰：白河距京數千里，春發秋到，豈得遽往乎？恒良曰：汝惟不
欲往耳。雅經國夏所詠白河，自在京師，異境同名，因琅々舉其歌，
此後絕口不復言。一日聽昏鐘，淒愴傷心，賦曰：豆玖豆玖斗，奈加
迷玖羅志底，以利
阿比能，加爾能於斗耳。都人傳誦八歲王歌，莫不爲下泣者。遂遷
于但馬，囚太田守延家。三年，各國兵起，守延奉恒良舉義，會源忠
顯于丹波，忠顯因奉爲主，攻京不利。建武元年，立爲皇太子，延元
元年，帝自叡山還蹕，命新田義貞奉太子往北國，別爲經畧。義貞
奉之，保金崎城，賊兵來圍，自冬及春，糧援俱絕，因赴杣山收援，未
還，城陷，太子見執，足利高經檢軍實，不見義貞兄弟級，因問太子，
以二人存亡，恒良謂如以實告，則彼必急攻杣山，便給曰：昨暮聞
彼等自刎，從兵焚之，或然。高經信之，不復以杣山置意，送太子于

京，併成良親王，幽諸一室，既而義貞兄弟出杣山，兵勢大振，尊氏
直義大怒曰：使義貞猖狂至此，乃由太子一言，如此生長，究害我
家，乃命粟飯原氏光酖焉，曰：二王淹鬱，或恐生病，故直義使臣獻
藥，奠一裹而還。成良曰：未病而饋藥，何其厚也。幽閉如此，何其酷
也。意反而辭甘，此毒我也。欲棄擲之，恒良取之曰：尊氏兄弟慘毒
造骨，今不飲後必無免理矣。從其久幽受辱，不如一飲以早決也。
自此每旦念佛誦經以飲，八日而終。成良亦同飲而薨。

成良親王，元弘三年冬，爲上野太守，出鎮鎌倉。足利直義副之，舊
例親王之總藩任，惟遙領之，使下司治之。是時中興，百度維新，故
諸王皆出閤赴鎮，云：建武元年，就拜征夷大將軍，北條時行之襲
鎌倉也。成良與直義出走，直義收殘兵，屯三河，大江時古奉成良
還京，三年，尊氏幽帝花山院，立北主，以成良爲皇太子，及帝南轅

又廢之幽於京，同恒良遭害。

滿良親王，稱花園宮，延元三年秋，偕義良親王，航海赴東國，遭颶風，至土佐，土人奉之，保大高坂城，吉良佐竹族來攻，與戰潮江山，破之，後不詳其所終。案土佐人說，高岡郡出見浦，有千光寺，寺中有花山帝陵，相傳在昔花山帝乘船抵此浦，崩後葬此，案滿良母花山院宗親女，故致此訛傳，所謂花山陵，即滿良墓，未可知也。

躬良親王，延元三年，入仁和寺大聖院，為僧，正平七年十二月薨，聖助法親王，住聖護院，玄圖法親王，住一乘院，恒性，住大覺寺，元弘三年，賊遷恒性于越中，戕之，元選，字無文，深信禪教，貞國元年，年甫十八，入建仁寺為僧，四月與僧元通，航海入元，嗣法福州高仲山古梅友禪師，正平五年，歸朝，住于筑前博多石城山，後來三河，又移遠江井伊谷，依奧山朝藤，朝藤信奉無貳，無文謂朝藤山莊姥懷山，彷彿天台方廣寺，因擬一刹，號方廣寺，遠近歸依漸多。

元中七年卒，年六十八。

後醍醐皇女，權子，祥子，妣子，欣子，惟子，璵子，皆為內親王，權子，祥子，俱為伊勢齋宮，權子後為光嚴中宮，及中興，上號曰宣成門院，入保安寺為尼，受僧疎石教，戒業精苦，號梅溪，擬西山勝覺院，祥子亦入保安寺為尼，稱長慶門院，正平七年二月，拜塔尾陵，時花未發，景物凄慘，祥子賦和歌曰：沙久波奈能，知流和加禮，阿彌豆曾，播之斗底麻，太志岐保登，袁，太孺其餘或為尼，或降嫁，舊史莫能詳也。

後村上八皇子，一皇女，第一後龜山帝，第二寬成親王，第三惟成親王，第四皇太弟泰成，第五世泰親王，第六說成親王，第七師成親王，第八良成親王，良成別有傳，皇女叙一品，稱憲子內親王，至後龜山時，加稱曰新宣陽門院，元中八年六月，薨於伊勢，寬成親王，後龜山母弟也，後龜山登極，寬成立為皇太弟，文中二

年秋北兵深犯帝避賀名生授神器於寬成更遁吉野深山後辭
太弟落髮曰覺理遷居于紀伊玉川時稱玉川宮或長慶院避位
後上太上皇之號高野山所藏願文書太上天皇今猶存焉應永
初崩其子某仍稱玉川宮孫尊聖爲僧住勸修寺永亨四年卒
惟成親王任式部卿薙髮號梅陰祐常其子成仁初在越前後住
地藏院

泰成親王正平十五年生於住吉行宮時從臣詠鶴以頌之大納
言公夏歌曰須美能衣乃麻豆與利須多都豆流廻古能智斗世波計布也播志迷奈流羅牟爲親王任
太宰帥後爲皇太弟稱五常院宮元中薨子僧圓胤載皇胤傳
說成親王任上野太守子僧圓悟住圓滿院
師成親王任兵部卿後爲僧名惠梵
後龜山皇子佚而不傳僅得二焉曰小倉宮曰僧真阿偕不知其

所生

小倉宮講和之後從帝居嵯峨小倉故稱小倉宮子教尊爲僧住
勸修寺事詳皇胤傳

真阿入誓願寺爲僧瓶鳥羽一念寺及京十念寺永亨十二年七
月投水死子琮頊嗣法

贊曰觀從古諸皇子往々生長深閭靡軟若婦女子而後醍醐諸
姓咸聰慧強毅臨難不撓所謂惟其有之維以似之者歟若四王
則最其傑然者此別有論云

南山史卷第六

皇胤傳第三

成島讓儉卿 編輯

我觀南北講和之後，每天下有事，輒必書南族之蜂起，上自應永，下訖文明，比々不絕，殆與足利氏相終始，嘻！此可以觀天彝人心之未泯也已。夫僞和淪盟，既違天理，故忠節義烈之士，莫不念扼腕切齒，起而報之，而彼素有憾足利氏者，亦必以擁立南族爲名，動輒紛起擾之，幾無寧歲，彼雖一旦以詐力馭宇內，其後之流離奔竄，以至亡滅者，未必不由此也。出于汝，返于汝，天定勝人之理，豈可誣哉！史傳湮闕，南族多佚，其次，撫群書，參異聞，爲皇胤傳。高田宮不審，其屬以應永九年四月起兵，陸奧，至十年正月，軍敗自殺。茲時足利滿兼以其弟滿貞管轄陸奧，治篠川城，國人伊達

政宗以父祖以來屬南廷，不樂從滿貞令，起兵自拒。滿兼遣上杉氏憲攻之，政宗邀擊走之。至明年九月，力竭終降，蓋政宗之兵乃應高田官而起者，史傳不詳，以爲各自舉兵，誤矣。

教尊，小倉官子，後龜山帝孫也。正長元年夏，稱光帝，不豫，繼嗣未定。初，足利義滿之執和也，約兩統迭立之議，故後龜山帝允之，回變以神器授於後小松帝。迨後小松崩，仍以其皇子實仁親王即位，稱光帝是也。小倉官以其淪約，心既不平，至此欲以其子教尊俾承大統，而朝議又立後花園帝，於是不堪憤恚，出奔伊勢，投國司大納言源滿雅、滿雅奉之起兵，搆塔諸要，自據袖岡山。足利義教命土岐持賴來攻，滿雅部將舟木正賴驍勇，數擊却之，相持數月。至十二月，滿雅終敗死，義教使人迎小倉還京，復居嵯峨，因以教尊爲其猶子，住勸修寺，以繼尊聖法統。

尊秀，一作高秀，一稱金藏主，或曰亦小倉官子也。爲僧，住萬壽寺，先是大納言藤原有光有罪出走，私謀擁立尊秀，後花園帝嘉吉三年七月，夜與尊秀率兵三百入禁內，縱火喧譟，一賊揮刀逼御座，眩而倒，帝因得逃，幸左府房嗣第。尊秀奪神璽寶劍而去，遂登叡山，保中堂，移檄集兵，旣而僧徒不應，反導京兵來擊，尊秀有光戰敗見殺，棄寶劍於清水寺，僧徒獲之，上於朝，惟神璽復入南山，南族固護不出，相國寺僧寶藏主亦皇族也，坐尊秀事，見拘遭害，僧圓胤，泰成親王子，後村上帝孫也，住圓滿院，後返初服，文安元年八月，起兵據紀伊北山，五年正月，畠山持國發兵攻之，圓胤擊之戰歿，廷議梟其首，關白兼良以謂無梟王族之例，因遣檢非違使于四條，檢視其首。

北山官，一稱自天大王，其弟河野官，一稱忠義王，或曰尊秀子也。

俱居吉野，尊秀之死，神璽入南山，二王擁守有年矣。初，赤松滿祐殺其主足利義教，闔族誅夷，其遺臣石見某就內大臣實量數稱赤松氏之勳，伐曰：神璽久理吉野，取之以償其弒逆之罪，何如？實量以爲然，奏之得允。於是其徒上月滿吉中村貞友等四十餘人潛往吉野，散匿各所，先使二三輩筮仕二王。二王以赤松遺臣宜憾足利氏，爲實不疑，漸見親昵。長祿元年十二月，夜乘密雪，丹生屋某戕北山宮，執其首及神璽而走。吉野鄉民聞變，追及斬丹生屋，奪回神璽。上月滿吉戕河野宮，從臣四人鬪死，賊死者八人。二王首俱送京。案今吉野有七保九箇村，所謂東川村、西河村、大瀧村、寺尾村、人谷村、近村、高東村、人知村、白屋村也。村民寶藏金甕及二牌，一書南朝一宮自天禪定法皇，一書南帝二宮忠義禪定法皇，長祿之役，奪璽殺賊者，子孫今猶存焉。村民推尊居上，每歲以二月五日，輪祀二王，又有六保九村，四保五村，藏二王甲冑、刀劍、祭祀如七保，至今不改云。又和州舊跡，幽考載：投地藏堂，傍有南帝祠，相傳祀後醍醐第七皇子，皇子終於吉野小瀨村，葬于龍川寺，寺有靈牌，書自天正聖佛，土人傳其詠和歌一首，曰：廻賀禮岐底，美遠於俱也。麻

能志波能斗珥，豆伎母古巨呂袁，阿播世豆曾須武，據牌號自天字面，此祠亦祀北山宮者，俚傳爲後醍醐皇子，誤矣。
尊雅亦二王族也，自二王之死，代護神璽。長祿二年八月，大和越智某與赤松遺臣小寺性說謀襲攻之，尊雅防戰被疵，神璽終爲賊所奪，未幾尊雅病疵歿，而赤松氏籍此，再得繼祀云。
日尊南族，亦不詳其屬。文明二年春，奉小倉宮子某。案大承院記十八，當是致尊弟也。起兵紀伊，移檄募兵，越智惟政首應之，進抵藤白館。惟政家子時京師大亂，山名持豐與細川勝元構戰連年，勝元挾後花園帝及幕府義政陣東京，持豐擁義政弟義視陣西京。西將多謀立小倉宮子爲天子，以抗東陣。惟義視及畠山義就，不聽。十二月，東將畠山政長發兵攻日尊于南都，日尊戰敗見殺，送其首於京。廷議遵文安例，遣吏視其級於河原。其月，後花園上皇俄崩，或云屢見日尊爲祟，因爲建碑誦經，以資其冥養。明年八月，持豐

等遂迎小倉宮子入京舍北野松梅院諸將謁見持豐獻衣擇日拜神祠別建記號將即天位有故不果後事闕焉不傳

南山史卷第七

四王傳第四

成島讓儉卿編輯

尊良親王嘉曆中任中務卿才藻秀麗容姿嫺雅當時有立儲之望文保二年北條高時違勅立後二條皇子邦良為東宮王頗缺望日以吟詠排悶所生藤原氏雅善和歌故王亦精其技云元弘之亂帝驟幸南都王騎及之從途轉依楠正成於赤坂既聞笠置陷知事不就挺身歸京賊拘諸佐々木時信家二年帝往隱岐王遷於土佐畑昇輿來催上道王賦和歌以自傷世岐斗武留志賀陀賀波伊加耳奈伽琉羅美曾奈機那美額宇岐美奈流羅牟配地窮僻濱海听夕唯聞松濤撼枕備極凄苦三年亂平得還建武二年足利尊氏叛以王為征東總管新田義貞掌行軍節度賜錦旗以為王師表旗章以金銀貼日月軍

初發過三條河原，俄有風吹，日月委地，衆謂此行不測矣。海道連戰皆捷，進及管根，義貞向管根，而王及義助赴竹下，與尊氏相當。王麾下皆京人，不熟軍機，臨陣喚曰：「逆賊敢抗王師，盍脫兜來降乎？」賊見其不整，乘高縱擊之，衆潰。義助支其後，會大友鹽冶二將降敵，王師悉敗。延元元年，尊氏犯關，從瀉叡山，其冬奉密詔輔皇太子，同義貞往北國，保金崎城。足利高經等引大兵來圍，及明年春，糧援俱絕，敵攻甚急。新田義顯來謂王曰：「臣生將門，義不苟活，如大王則天胄極貴，雖賊不敢加害，願自愛莫徇小節耳。」王意氣揚々，莞爾曰：「向辭叡山日，帝以孤爲元首，卿爲股肱，未聞股肱傷而元首得完也。」孤當伏刃爲厲殄，賊於死後，但生長深宮，懽於兵儀，自裁法如何？義顯揮淚曰：「如此已，植刀於其腹一劃，又拔置諸王前而僵。」王執其刀，血滑不可把持，因以袖纏橫洞，胸伏羲顯屍。

上，左中將行房以下，隨自殺，三百餘人。城遂陷，後傳王首於京，尊氏命僧葬之禪林寺。初，尊良年少無偶，視藤原公顯女悅之，投書挑之。女既許嫁，德大寺左府一日聽儒生講，貞觀政要，至唐文皇欲納鄭仁基女，女已許嫁，以魏徵諫而止。王心竊愧焉，自此絕不復言。左府傳聞爲之離婚。王因納爲妃，子守永，僧良玄，守永後醍醐帝子，養爲親王，稱五辻宮。延元三年，與宗良親王泛海東赴，逢颶，轉入遠江井伊城。興國元年，城陷，奔還吉野。後叙一品，任上野太守。良玄幼爲關白良基被養，爲僧住一乘院，又有二女，護良親王自幼穎敏，帝特愛之，拜兵部卿。皇太子邦良薨，帝欲立護良，北條高時宰持兩流迭立之議，遂立。後伏見皇子量仁，故不得立，遂入梨本佛寺爲僧，號尊雲。嘉曆中叙三品，爲天台座主，座主者統轄天台一宗，寺刹之庶務，僧徒之進退，咸係焉。以其居大

按拜兵部卿在
其薨更名後
此襲日本史之
誤也

塔入稱大塔宮。元德二年，叡山大講堂新成，車駕臨落之。尊澄爲導師，尊雲爲兜願師，法筵儼盛，近古未有。蓋帝欲討北條氏，以武人難動，先欲藉僧兵圖之。故連以尊澄尊雲爲座主，又作此大會，以結縉徒歡心。王亦承帝旨，贊密畫，遂廢戒律，專演武事。至刺擊捷妙，雖武夫有不及也。既而高時傳聞其謀，元弘元年八月，使家人西上行廢立。既至六波羅，王馳使奏曰：東使之來，其意難測。請陛下乘夜潛幸南都，別遣近臣一人于本寺，陽爲臨幸狀，賊必來攻。僧徒自重，勢不得不竭，力拒戰，相持數日。陛下稍收近畿兵，返而擊之，殲賊必矣。今無軍備，何以待敵？帝乃遽幸笠置，使大納言師賢披御衣，駕鳳輿，以登叡山。僧徒歡迎，一夕及三萬。王與尊澄別提僧兵六千，樹旗八王子。明日六波羅兵來攻，王出擊，諸辛崎濱破之，斬首將海東仲家餘衆潰走。數日僧徒覺其非實，稍々散

去。王乃走匿南都般若寺，會笠置陷，一乘院僧好專將兵來圍。時早晨，從者適皆外出，王計不免，將引決。偶觀佛殿有三大函，盛大般若經，其一脫蓋，乃跳入函中，以經自覆。賊遍搜索，及經函，而王所匿以其蓋開，不檢而去。王意彼若再來索，則危矣。遽移入別函，好專兵果還，傾倒空函，展經謔曰：不見大塔王，惟見大唐玄奘三藏耳。咲而去。王與赤松則祐村上義光片岡八郎矢田彥七僧玄尊勝憲豪雲額巾負笈，裝爲兜師赴熊野者。路經峻嶮，深入絕境，旬餘漸達十津川，饑甚，乞食財得梁飯橡粥，行三日，玄尊投一民家，詢其姓名，知戶野兵衛者，素爲豪族，聞其母罹病，要兜師告王造其家，誦咒少頃得痊。兵衛大悅，挽留數日，以爲答謝。又質諸人負笈，令不能去。王爲滯浹旬，一夕兵衛談及時事，謂諸人曰：聞大塔王避難熊野，彼別當定遍素黨北條氏，豈敢容王耶？我邑險絕，

且人亦勇敢仗義昔時平維盛窮來投我祖賴得保全若王來辱我猶効死奉之可惜耳王意動問曰果然子爲之用乎兵衛扼腕曰我一唱義吉野十八鄉熊野八莊司等莫不響應也王因目勝憲勝憲偃兵衛指王曰此卽大塔王兵衛不信於是片岡矢田二人脫巾露頂兵衛愕然曰鄙人無狀久矣下席拜謝不巳俄築別室奉王又柵諸要以備他警其舅竹原八郎又迎王其家崇奉無貳王於是養髮更名護良納八郎女侍巾櫛近邑稍多歸心此時北條氏購王急定通聞王在八郎家以謂十津川絕險難以力取而可以利動也乃懸募捨于衢獲王者食邑及錢若干殺從者若干歸降者若干八莊司等皆貪婪見之頓生異圖八郎子亦有叛謀王欲走吉野沿途皆敵地無從可蹊試投幸瀨莊司不納去至小原王置莊司布柵礙路遣片岡矢田諭之不聽反馳數十騎來

逐二人拒戰片岡中矢死進及中津嶺敵要山嶺王謂從者曰事既至此汝等俟孤死務孤面割孤耳鼻使不可識也天下若聞孤死義士必懈賊勢逾熾矣衆皆感激爭赴敵陣會紀人長瀨兄弟將兵來援敵不戰而潰王問長瀨汝不期而會何也對曰昨有一童巡諭臣境云大王明日至小原遭厄宜往迎焉臣以爲大王之使故來耳王驚以爲神心竊負焉進據僧實胤檣野城又徙吉野招聚僧徒築城以兵三千守之是歲元弘二年也帝仍在隱岐間道馳使奏事遣赤松則祐諭其父則村舉義又下令諸道討賊三年春高時命二階堂貞藤將大兵來攻土人岩菊爲導戰七晝夜死傷無算岩菊素諳地理伺我虛從金峯縋入城後放火鼓譟貞藤又乘之我軍狼狽多死王捉薙刀奮戰賊兵披靡而王亦中七箭頰腕俱傷流血如瀉然意氣逾壯張幕喚酒與將士訣王親盡

三巨觥，僧勝憲貫敵級于鋒，歌以宥之。曰：劍花亂兮如激電，礫石飛兮似雨霰。天帝泰兮修羅眩，既村上義光來告，外城已破，勸王逸去。王不聽，義光強之，遂走高野，道爲敵所躡，殆危。義光子二人拒戰死，以故得免。事具義光傳。貞藤進陣高野，大索山中，僧徒深匿不出。時新田義貞在金剛山，陰欲舉義，密請王令旨。王倣綸文，躡書授之。義貞引兵東還，未幾，帝御伯耆，諸州義軍大起。王赴河內，志貴山聞赤松軍攻京不利，更催叡山僧徒援則村。既義貞誅高時，則村復京，車駕還自伯耆。此時聞王在志貴，四方兵士雲集從之。王將刻日入覲，不果。初，足利尊氏之克京也，忌王有威望，圖激而除之。會王候人良忠掠都下，尊氏捕誅之，梟首標其名。王大怒，欲誅尊氏，召兵礪鏃。於是洛中洶々，人懷危懼。帝遣叅議清忠諭王曰：今大亂始定，四海漸謐，而王猶聚兵磨戈，何也？且王歸俗

出於一時權宜，自今宜披剃還初，以傳法燈。王謹荅曰：藉陛下之聖明，元惡甫斃，萬邦寧息，即微臣亦得效尺寸焉。而足利尊氏憑天威立微功，自謂大勳莫比，凌衆寡，陰抱飛颺之志，若不乘其微而誅滅之，則是復生一高時，傳以翼也。况又遠壤遐陬，凶徒猶或伺隙思亂，未可遽撤戎備，以自詡泰平也。故臣纂嚴以備不虞耳。臣聞釋門有攝受折伏二教，攝受以柔和忍辱爲主，折伏以威犴忿怒爲宗。用捨隨時，各有濟度。昔天武孝謙二帝，猶脫伽梨而御袞冕，况於臣子乎？使臣住台嶺守法燈，孰與仗旄鉞以鎮國家，伏願假臣戎號，以誅反側子也。帝報曰：尊氏罪端未露，謹勿妄舉以失人心。至旄鉞之事，則如其所請，就拜爲征夷大將軍。王乃入朝拜謝，從騎數千，鎧馬耀日，及論功，以北條泰家邑封之。王自此稍淫侈，譽望日減，又惡尊氏逾甚，陰徵諸國兵，多養無賴之徒，以

置左右其徒暴橫往夕犯夜害人尊氏知其竟害己結帝寵姬藤
廉子誣以謀反上其召兵書使自內證之帝既不悅王違勅惟以
其有大勳勉從其請於是發怒託中殿和歌會召王之執幽馬場
殿誅其近臣三十餘人王憂憤莫能自明憑所親宮人上書曰臣
以嚴譴之身欲明冤滯之情言促淚迸請少垂慈夫承久以來王
綱解紐而武臣專權殆餘百年降迨高時暴蔑殊甚臣雖夙入桑
門不忍傍視於茲脫枷梨而擐鐵甲破戒律以演兵機誓將竭力
國家與賊效死于時忠臣義士雖不乏其人或隱忍而不振或觀
望而俟時臣獨無寸鐵之資奮起而討賊是以賊指臣爲首謀捕
索遍至贖以萬戶天地雖大跼蹐無容晝潛夜行瀕死幾回遂運
策於危艱之際誅賊乎鈇鉞之下使陛下再開回天之運道中興
之業者孰謂非微功之所致哉今功賞未論責言忽來伏審罪條

一非所知伏請聖明審加糾察嗚呼控天而訴日月不照不孝之
子伏地而哭山川罔容無禮之臣父子恩絕乾坤見棄窮悃之極
其謂之何自今以往臣亦無念斯世惟願宥重刑處寬典以削竹
園之藉永服桑戶之舊也昔申生死而晉國亂扶蘇誅而秦基頽
浸潤之譴膚受之訴事起於小禍延于大伏請鑑古而徵今以保
聖祚乎無窮書上有司憚不敢奏二年遂流鎌倉命足利直義護
衛直義鑿窖幽王于二階谷冥暗如夜惟放一婢給侍蓋帝初意
不至此而直義挾私憾酸待之嘻王之於帝至親也元勳也尊氏
兄弟羈旅之臣也既信其讒執之又委諸毒手而不顧殆非人情
三綱道絕識者於是知中興之不終矣是秋北條時行作亂入鎌
倉直義出走囑其臣淵邊義博曰鎌倉可再有也至大塔王則我
家深讎不可使逸也汝往圖之義博還抵窖前王時挑燈誦經見

按刊本日本史
與良據細々要
從配改作陸良當

其至、噉起曰、汝來非害我乎、走奪其刀、義博斫膝、王踏將、截其吭、
王縮頸嚙鋒、鋒折、更以副刀截胸三、遂絕、義博欲持首還示直義、
其面如生、口猶含鋒、大恐擲諸篋中而去、後侍姬中納言藤保藤女、初侍後醍醐
曰、按察典侍、後事、王曰、南御方、索得猶未暝、與理致光院僧、收尸焚化、齋骨還京、
天下莫不冤焉、子與良、
與良、母源親房女也、與國二年、親房在常陸小田城、請于朝、奉與
良為主、年甫九、時人稱常陸親王、及小田陷、與源顯時、遷保大寶
城、四年、因小山朝氏請奉與良起義、走投下野小山城、後遁、駿河、
依狩野貞長、遂還行宮、及長身毅類父、兼通文理、朝廷重之、謂勝
首帥之任、後村上登極、拜為征夷大將軍、正平六年、赤松則祐以
嘗親事父王、更請奉與良為主將、與則祐偕往播磨、明年則祐叛、
拘與良於京、尋但馬人本莊兄弟迎保丹波高山寺城、略定但馬

丹波二國、進略播磨、與則祐戰于青山、本莊兄弟戰死、與良走河
內、後州郡豪傑爭請奉王為主、帝惜其材武、不聽、十五年、北軍大
舉深犯、藤隆俊戰敗、行宮大震、與良奏請一戰自效、帝乃以赤松
氏範、以吉野十八鄉兵屬之、與良既握兵權、俄生異圖、欲併領十
八鄉、密通足利義詮、率兵上銀當、縱火燒行宮及公卿邸宅、人莫
能測其意、既而上變者相踵、乃命前關白師基討之、兵士望見皆
散、氏範歸降、與良走南都、或云、是年冬、於吉野川侯谷、為村民遭
害、俗喚曰狂亂王、大和志云、吉野郡北股村有將軍塚、碑石十三、列于左右、每歲以十月六日記之、云是與良墳也、
宗良親王、尊良母弟也、幼為僧、名尊澄、住叡山妙法院、叙三品、繼
兄尊雲、為天台座主、常與尊雲同心、翊贊密計、元弘元年秋、帝幸
笠置、尊澄與兄擊賊走之、而僧豪譽素親北條氏、既告帝、帝幸於
六波羅、又捕尊澄、執事澄俊授賊、僧都猷全在瀧流、頗稱豪富、亦

叛降敵於是尊澄走笠置城陷扶帝出走爲賊見執囚長井高廣
家二年流于讚岐臨發霪雨咏歌自傷宇岐保登波佐能美那美
太能阿羅波古曾和俄曾
豆奴良須與曾三年反正尊澄率四國兵還洛重爲天台座主建
農武羅沙苑武二年進叙二品延元元年尊氏逼京帝避叡山特叙一品以寵
異之座主之叙一品是爲創典迨帝還闕尊澄走遠江井伊介直
朝奉之據其城數與今川氏兵戰三年春源顯家入援尊澄自途
會之堺浦之役顯家戰死尊澄走抵吉野是秋航海再赴遠江經
略東國敵兵礙路北條時行從王擊散之得入井伊城國人天野
乾奧山諸族來屬四年八月帝崩後村上嗣立頒遺勅於尊澄及
諸將勸王尊澄音髮改名宗良與國元年春高師泰率大兵來攻
井伊城拒戰連月至秋八月城陷因走客駿河三河間足助重春
狩野貞長迎翼之又匿信濃高坂高家及澁谷族竭心推奉招聚

義旅三年經越後迂越中國人石黑某奉之據貴船山城正平四
年新田氏族迎王上野藝寺尾城據之近隣稍多歸者故稱上野
親王或信濃王凡其經歷諸州務圖興復流離奔竄備極艱苦賴
忠義之徒爲之用得免於難七年足利義詮請和帝佯聽之時尊
氏在鎌倉下密使勅宗良及新田族襲尊氏不意特拜王爲征東
將軍拜任日咏歌以摠志於母比岐也豆爾布禮沙利之阿豆佐
由美於岐布之和我美那禮牟母能斗
波閏二月宗良率新田義宗義興與尊氏戰于武野臨陣賦歌美
廼多免美能多米那耳加於之伽良牟將卒皆感激競進擊尊氏
須底豆加比阿流伊能知奈利世波走之而二將相失我軍分散宗良走信濃聞義宗斂殘兵保碓井
嶺又大井田上杉諸將率三萬餘兵來集宗良爲之帥戰又不利
義宗奔越後宗良走信濃是時帝御八幡義詮攻之急詔徵東北
兵入援宗良率神家滋野上杉等諸將赴之未至八幡陷十年七

月起兵信濃國人諏訪仁科等應之十五年北兵深犯又詔宗良起兵入援遲疑未發迨秋帝駐蹕住吉賜歌催之伊豆麻豆加和禮美比斗利須美能衣農斗波奴字羅宗良上答歌和我伊曾久古巨呂袁志美波美與之野能麻豆比美佐左袁字羅辭以信濃早寒水雪難路不果建德之後朝廷衰弱詔令不行宗良窮蹙彌甚廿二年帝漸不豫御製寄賜王於信濃謀久利阿波牟加岐利曾志羅奴伊能知王答歌米具里阿播太耳阿良波斗太能牟保登能波加奈左王答歌牟太能美阿於以奴留美袁以加爾世牟文中三年冬又詣行在天授三年奉勅重往信濃以時失子不禁悲悼入長谷寺披削暫寓河內山田宗良所生藤爲子善和歌故王亦稱精詣平生所咏題曰季花集往々對真景而抒真衷陶鎔變化自成一家大抵感慨淒酸之調居多殊於從前虛構者矣又輯南廷君臣諸製上自天授下至弘和爲廿卷曰新葉和歌集弘和元年編成奏之後龜山帝感賞勅

據細々要記宗
目7名真良

准官撰云元中二年八月薨於遠江年七十三一子先卒世俗所傳有誤合記一卷載宗良子尹良及孫良王事頗詳雖正史無所見錄以廣異聞曰尹良親王宗良子也宗良在遠江井伊城幸井伊介直朝女生尹良以故尹良幼爲舅氏見養正平中造吉野叙二品爲親王元中三年八月上野新田氏族以東國義師寢微請于行在奉王爲主重圍興復朝議從之四家七黨諸士衛之東下留于遠江宇津野舍田貫某家富士十二鄉士鈴木正茂等來護九年南北議和而南廷義徒猶或伺隙思復此時尹良仍在遠江以應永五年春將趨上野間道崎嶇數爲敵所遮從者擊散之轉依武田信長於甲斐遂達上野據寺尾城新田族奉之如父王時十九年足利持氏遣上杉憲定來攻諸將力戰却之後去上野趨信濃國人千野賴憲迎保島崎城於是諸將相議致王子良王於下野落合城謀兩地起兵以討賊更奉尹良赴三河途經信濃道梗不通因滯滬合二歲土人稍聞其南族群起來圍諸將防備悉死尹良亦知不免遂自殺實應永卅一年三月也聖光寺僧斂尸葬之又埋諸將遺骸爲一巨墳喚曰千人塚特建一祠歲以十二月祀之標曰尹良大權現至今不渝云初尹良之在上野也納世良田政義女生良王正長元年四月年甫十四別父匿于下野落合永享五年去落合趨信濃遭賊兵于笛吹嶺僅脫入信濃寓木曾七年十二月欲趨三河重過濃合賊又來襲仇者皆戰歿良王獨脫走三河或云後往尾張置津島神官大橋定省家以明應元年三月卒子曰良新冒大橋氏案錄倉大草紙云永德中新田氏族匿信濃大河原爲敵見述親王以下於浪合悉死此即係南朝弘和中事而今所記爲應永以後事年紀不合且其文字鄙俚前後詛語差晚近好事之徒據大草紙所記欲證我幕府出

同山紀上

於新田氏、點綴政親親氏諸公、及青山酒井土屋等諸氏、湊合成書、所謂齊東野人之語、信濃宮傳、庭倉記、想必出其一手矣、然我聞遊浪合者說、尹良祠千人塚等、今猶儼存焉、此則大草紙所載、永德中陳蹟、恐非今書所載也、

懷良親王、延元元年、從駕叡山、及還、蹕裝爲兜師、奔匿吉野、二年、依菊池、武光請奉一皇子、以鎮撫九國、朝議以王叙一品、拜征西將軍、三年八月、航海赴鎮、暫駐讚岐、以集王師、四年、後村上立、頒遺詔、圖興復、興國元年三月、遂赴肥後、卿相將士、從之西下、數十人、武光迎駕、開府於八代、菊池氏世爲肥後豪族、武光父武時、元弘之亂、首倡義於西陲、繼之武重、武光亦效忠無貳、擊北將一色範氏、走之、數與大友氏時少貳賴尙戰降之、九國粗寧、正平七年春、駕駐八幡、佯聽足利義詮和、下密使於肥後、起兵勤王、懷良命武光大舉入援、既聞其陷而止、八年三月、官軍與一色範氏戰于太宰府、懷良援之、擊破範氏、十二年、義詮遣一色直氏爲西國探

題來、武光擊走之、十四年秋、少貳賴尙叛、懷良率公卿以下八萬兵討之、大戰筑前大原、王親當一隊、血戰擣敵中堅、飛矢如雨、身被三創、殆危、武光奮勵、遂敗之、斬首三千、我軍死者亦千餘、十六年七月、出兵筑前博多、討賴尙、焚其營、賴尙奔保寶滿嶽、進屯香檜、及大友氏時戰敗之、十七年、王在筑後高良山、馳使住吉行宮、奏九國粗定、將俟明春滅氏時、而後入援、帝大感賞、足利義詮聞之大恐、遣斯波氏經來鎮西州、命武光邀擊諸長者原却之、氏經走還京、於是九國悉從其指令、建德二年、使僧如瑤聘于明、太祖見如瑤、問皇邦風俗節物、瑤賦詩以對曰、國比中原國、人如上古人、衣冠唐制度、禮樂漢君臣、銀甕莠新酒、金刀膾銀鱗、年年二三月、桃李一般春、太祖大感賞、文中元年、太祖使其萊州同知趙秩報聘、懷良引見、禮賜頗厚、既足利義滿遣今川貞世來、菊池武政

邀戰破之，貞世走豐後，是年懷良請於朝，養後村上皇子良成爲嗣，遂其職，自老八代，弘和三年薨葬于八代麓山，世稱前征西將軍，有子爵松丸，長曰良宗，母菊池武重女也，後入于薩，事島津氏，以後醍院爲氏，子孫今猶連綿云。

良成親王，建德二年，如筑紫，居太宰府，承懷良職，叙二品，在征西將軍，統御九州將士，天授四年，今川貞世，大內義弘來侵肥後，陣于託磨原，菊池武朝奮戰被疵，從兵多死，良成率旗下兵往援，擊敵散之，武朝因得脫，弘和二年，良成出兵豐後，武朝一族叛據守山，因命武朝反兵討滅之，元中二年，今川貞臣來圍南郡，武朝擊走之，七年，今川貞世發大兵，連陷肥後諸城，良成戰敗，偕武政走保隈部城，既而南北講和，足利義滿使僧來議和，息兵，良成聽之，戰軍還于舊府，後龜山帝嘗賜勅書戒諭王曰，遠接答翰，就審近

狀，百事敬慎，殊足欽慰，仲尼云，克己復禮，天下歸仁，魏徵云，竭誠胡越爲一體，傲物骨肉爲行路，凡人克己，已以竭誠意，則足以感動人，嗣後王亦宜勉勵，以謹言行，則逾膺天祿，足以永世，朕惟嘉焉。案此書必有爲而發，今未知其故云。至應永中，仍屢下令鎮西義軍，以圖興復云，後事軼而不傳。案歷代鎮西要畧云，懷良大原之役，病創薨，爾後其醍醐皇子早卒，無西下理，蓋懷良晚年請于朝，以爲後村上皇子，泰成爲嗣，自在八代，而居泰成，于太宰府，懷良爲前征西，泰成爲後征西，此辨似近未悉，夫泰成爲後龜山太弟，此亦無西下理，據帝王系圖云，泰成爲太宰帥，而致此誤耳，案古本南帝系圖，良成爲鎮西宮，且五條家文書，以後將軍宮爲良成事，其說無可疑者，故今根據此說，傍取武朝中狀，及菊池傳記所錄，以係本文，以良成定爲懷良嗣職也，又案中狀所謂故大王及將軍宮，判然二人，似不可混，而水滸史以託磨之役，援武朝者，亦爲懷良，此由粗過中狀，致有此誤也。贊曰，常怪後醍醐之於護良，愛之深，倚之重，而遽信飛語，授之讎敵，雖狂惑不至於此，何哉，蓋王之雄略威名，烜赫一時，天下或至知有王而不知有帝焉，而王亦不自戢，其勢駸駸逼上，故帝心有

懼幸其過舉而致之辜歟不然何其非人情也噫彤弓之賞未遍
貝錦之譏斯來至王貶謫而天下之事無可復爲者矣尊良之勇
決視死如歸雖武夫猶有愧色至於懷良之開府筑紫則不翅勇
武亦有控馭之略刑賞之典焉獨憫宗良流離艱危衝永雪凌風
濤崎嶇乎海道北陸間恢復之志不遂讀其李花集者未嘗不釋
卷長唱泣下而霑襟也要之四王皆龍媒非凡種也哉

